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谷埔口述歷史、插畫圖像紀錄計劃
《重聚谷埔：今昔、再延續》

NO.
02
第二期
11. 2022

谷 KUK 報 POST

第二期主題：《如果有一隻船 ..... 》

《如果有一隻船..... 》
《一水一道：谷埔商業圈的興衰》
《去英是捱世界打工》
《地係用嚟留俾下一代》
《谷埔大學堂》
生活之美好之村民《谷埔 365》
村民投稿《客家女性的了不起》
村民投稿《我們要公路！》
村民投稿《谷埔，我的故鄉情》
畫家投稿《畫出谷埔》

查看更多的資訊
kukpogettogether

主辦 PolyU Design

資助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Funding Scheme
鄉郊保育辦公室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重聚谷埔 GATHER IN KUK PO

圖為何瑞庭家人所繪製的《谷埔全圖》，估計繪畫年代為 40 年代。



歷史作為營造方法

我是誰？Who am I ？
自出娘胎，人類必然問的問題。

歷史，過去的集體軌跡，或是回答這問題最好的答案。

現代社會，人的身份更流動 (Flowed)，更多元 (Diversified)，失去家庭宗族的依賴，人如何自處呢？谷埔，村民的身份更形複雜，從安土知命的農民，變成大量外移的村民，移居英、美、加等地，沒有土地的流散 (Diaspora)，農村生活不再，面對現代化的衝擊，生活方式短短半世紀間迥然不同。安心立命不再是土地，也不只是傳統，反而是記憶和歷史。

筆者翻閱坊間有關谷埔的文字，只有不足 1,000 字，現在變成 50,000 字，全賴村民的口述歷史和珍貴文獻。每個人的故事湊合一起，就是一段村莊的歷史。

一葉輕舟去何方

處身洪流，如何浮沉。

老一輩的村民大多就讀於啟才學校，村內唯一的學校。學校雖然於 1993 年結束，但過去往事成為 Whatsapp 群組的「糧食」(話題)，鼓勵海內外村民關心母校和家園。 2015 年，啟才重修，吸引過百名村民回來慶祝。談論啟才，跨越地域、世代，成為村民的共同語言。

歷史建構的不只是過去，也是現在和未來。

從創刊號的啟才歷史，今期，回看一水之隔，谷埔從地區的「核心」，變成香港的「邊陲」，曾經的繁盛，失去村與村的交流貿易，鄉村經濟沒落，變成今天的模樣。

封面故事**《 如果有一條船 》**，用時間道出谷埔之變與不變。60 年前，村民出外打工，與今天村民回村維修舊居，所花交通時間相約。 從村民心聲，一條街渡，不單方便村民，也維繫谷埔。有燈，就有人；有船，就有谷埔人。

人物專訪有李生和李太的故事，李生從英國回來，一家人守住祖家，如李生老父所言**「地係用嚟留俾下一代，不是賣」**。他們走前一步，花上兩年，幫助村民申請自來水，吸引村民回來，重新營造谷埔。

村民宋玉錢**「去英是捱世界，是打工，不是移民」**則選擇來回英國和谷埔，他居於英倫半世紀，但心繫家園。在彼邦，他辦電影會、華文學校維繫社群，回港，則花兩年，修復村內的瀑布水池，與村民重溫童年游泳之樂趣。

時代洪流，女性如何自處，村民範仔的**《 谷埔客家女性的了不起 》**，記下他的嫲嫲，亦是客家女人的故事，如何走過最難行之路。

歷史可分日常史觀和英雄史觀，谷埔沒有太多英雄，反而分享日常之事更令村民動容。居於加拿大的村民李源發寫下 **《 谷埔，我的故鄉情 》**的詞，述說離鄉半世紀的感情; 前啟才學校學生兼校董鄭志強的文章**《 我們要公路 》**細述爭取公路的往事，1979，鄭與一眾村民爭取興建公路通往市區。他們搜集約三百個簽名，並在海堤上，寫上**「理民府先生，我們要公路！」**及**「We want motor road！」**，有關報導刊登於南華早報。雖然行動未能成功，但參與爭取的村民楊瑞良成功當上村長，為村服務。

專題文章**《 一水一道：谷埔商業圈的興衰 》**，娓娓畫出戰後谷埔的眾生相，小販大笪地、功夫、賣藥、魔術...意想不到的鄉村生活，也是村民最懷念的往日。隨着沙頭角墟為核心的自給自足村落貿易瓦解，村民要到市區或英國打工，往九龍讀書，鄉村的經濟迅速崩潰，社區轉型何去何從呢？

谷埔未來，交給下一代。**《 谷埔大學堂 》**文中，村民與學生共學過程，交流、溝通、建議，再建立共識，提出不同建議，包括：義工計劃、微電影製作等，用谷埔的歷史，重寫谷埔的未來。

更正啟示：第一期谷報的《 谷埔大事年表 》，所示沙頭角鐵路於 1907 年落成，應該是 1912 年，特此致歉。

作者 袁智仁
2022 年 11 月 21 日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重聚谷埔：今昔、再延續》

如果有一條船

方便是香港，不方便也是香港。

海外港人，不期然掛念是香港的方便。而香港的谷埔百多年來，相對市區從不方便。自上世紀，香港踏入工業化，谷埔村民不是移民海外，就到市區工作。從以沙頭角墟為本位的鄉村商業網絡，變到香港偏隅一方的村落。

半世紀前，上班難，今天，回鄉難。1966 年，村民宋玉錢花上四小時才能到中環酒樓上班。今天，住在彩虹邨的村民，回鄉修建舊屋，也需要用上三小時。

一天有多少個四小時，人生又有多少三小時呢？半世紀，時間停滯了。如果有一條船，從沙頭角回谷埔的船，回家的艇，省下時間，也讓年長村民，節省氣力，村民又想做甚麼呢？

4 （圖為何瑞庭所收藏的 1975 年香港地圖）



「如果有一條船 ……」

一

（退休的村民）

何瑞庭：**「回去整理祖屋，回憶昔日情境，種植農作物。」**

何玉英：**「有船，成日返，回來行下，睇下（弟弟）何瑞庭做嘢。」**何生 2015 年開始回村，開始耕種，清除雜草，變成今天小農圃模樣。

春哥：**「想回五肚水池游水，童年回憶。跟村民宋玉錢挖泥塘，在池中游水，是我最懷念的畫面。五肚的人人都在此學游水。」**

Winnie：**「回去 BBQ，有傾有講，想起 1976 年，堂姐周日放假，好多時 BBQ。回去 BBQ。一袋袋拿着食物，走回來。」**

鄭志強：**「要做的嘢很多。去一些以前常去的地方。坐在舊居飲杯茶，吃個包。收拾一下舊居。多人回去了，大家也可以聚在一起，談天說地，懷舊一番。也趁還行得動，爬山上石芽頭，甚至尖光峒。」**

（新生代的村民）

Grace Yeung ：**「可能會多咗返，返去 hea 下。」**

吳麗嫦 ：**「如果有船，我每星期都會返去。每次搭船可推買餸車回來，可運物資，幫村民整屋。」**

李雅麗 ：**「回去幫手耕作。」**

田心李家的 90 後村民開辦了 Instagram 帳號**「季食 Seasonfoodhk」**，宣傳自家的農產品、客家生活體驗及生態活動等。

查看更多的資訊
seasonfoodhk

1966 的上班

宋玉錢回憶谷埔最早船班到沙頭角是早上 7 時，他平時坐早上 7:30 街渡，再於沙頭角坐鄉村車 (豬籠車) 至上水，轉乘火車 / 小巴，至已拆去的佐敦碼頭乘渡輪至中環上班。四程交通工具，需時 4 小時，到達酒樓開始樓面工作，已是早上 11:30。

行程如下 (早上 7:30-11:30)：

1. 乘街渡，由谷埔去沙頭角
2. 坐鄉村車，由沙頭角去上水
3. 轉火車、巴士或 9 座位小巴到佐敦碼頭
4. 最後乘渡輪至中環

2022 的回家

谷埔被時代遺下了，大多村民已因生活無法居於村內。而現居於彩虹，對谷埔有深厚感情的村民大力，時常回來修理舊物。他回鄉卻如長征，需花上 3 小時。

行程如下 (約 3 小時)：

1. 彩虹坐港鐵到粉嶺站 (約 60 分鐘)
2. 粉嶺坐小巴 56K 至鹿頸

(假日常塞車及滿座，連同侯車時間約 70 分鐘)

3. 鹿頸步行至谷埔 (約 50 分鐘)

回鄉，艱苦路途，思鄉驅使下，希望為谷埔做點事，村民仍不辭勞苦回家。如果沙頭角有船，回鄉之路可縮為 1 小時 45 分鐘。

行程如下 (約 1 小時 45 分鐘)：

1. 彩虹坐港鐵到粉嶺站 (約 60 分鐘)
2. 粉嶺坐巴士 78K 至沙頭角 (約 40 分鐘)
3. 沙頭角坐街渡到谷埔 (5 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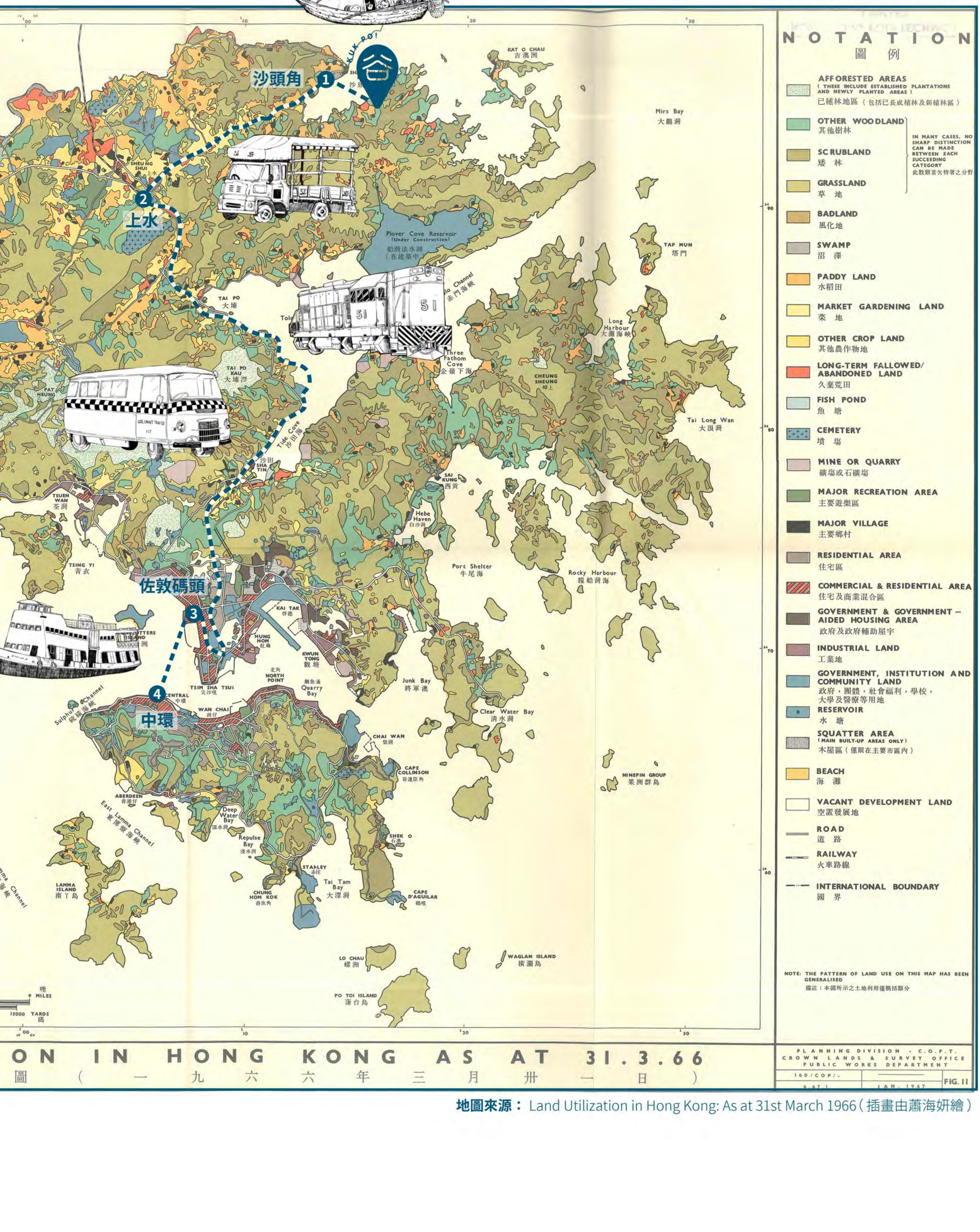
而不少年紀較大村民住在北區，如果有街渡的話，他們不需 1 小時，亦不用爬山就可回去。

隨着沙頭角禁區逐漸開放，一條船，帶回村民，帶來旅客，也帶給生機。有人地方，就有故事。沒有人就沒有村落。盛衰喜樂，一切沿於交通。



1966 年宋玉錢從谷埔往中環上班長征圖





NOTATION 圖例

- AFFORESTED AREAS (THESE INCLUDE ESTABLISHED PLANTATIONS AND NEWLY PLANTED AREAS) 已植林地區（包括已長成植林及新植林區）
- OTHER WOODLAND 其他樹林
- SCRUBLAND 矮林
- GRASSLAND 草地

IN MANY CASES, NO SHARP DISTINCTION CAN BE MADE BETWEEN EACH SUCCEEDING CATEGORY 此數類常欠特著之分野

- BADLAND 風化地
- SWAMP 沼澤
- PADDY LAND 水稻田
- MARKET GARDENING LAND 菜地
- OTHER CROP LAND 其他農作物地
- LONG-TERM FALLOWED/ ABANDONED LAND 久棄荒田
- FISH POND 魚塘
- CEMETERY 墳塲
- MINE OR QUARRY 礦塲或石礦塲
- MAJOR RECREATION AREA 主要遊樂區
- MAJOR VILLAGE 主要鄉村
- RESIDENTIAL AREA 住宅區
-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AREA 住宅及商業混合區
- GOVERNMENT & GOVERNMENT – AIDED HOUSING AREA 政府及政府輔助屋宇
- INDUSTRIAL LAND 工業地
-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LAND 政府，團體，社會福利，學校，大學及醫療等用地
- R RESERVOIR 水塘
- SQUATTER AREA (MAIN BUILT-UP AREAS ONLY) 木屋區（僅限在主要市區內）
- BEACH 海灘
- VACANT DEVELOPMENT LAND 空置發展地
- ROAD 道路
- RAILWAY 火車路線
- INTERNATIONAL BOUNDARY 國界

NOTE: THE PATTERN OF LAND USE ON THIS MAP HAS BEEN GENERALISED
備註：本圖所示之土地利用僅概括類分

ON IN HONG KONG AS AT 31.3.66
圖（一九六六年三月卅一日）

PLANNING DIVISION - C.O.P.T.
CROWN LANDS &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160/COP/-
6-67-1
JAN. 1967
FIG. 11

地圖來源： Land Utilization in Hong Kong: As at 31st March 1966（插畫由蕭海妍繪）

一 谷埔在哪兒



起行，從鹿頸小巴站，約 10 分鐘，走至雞谷樹下。



穿過小森林，踏着鬆軟的泥路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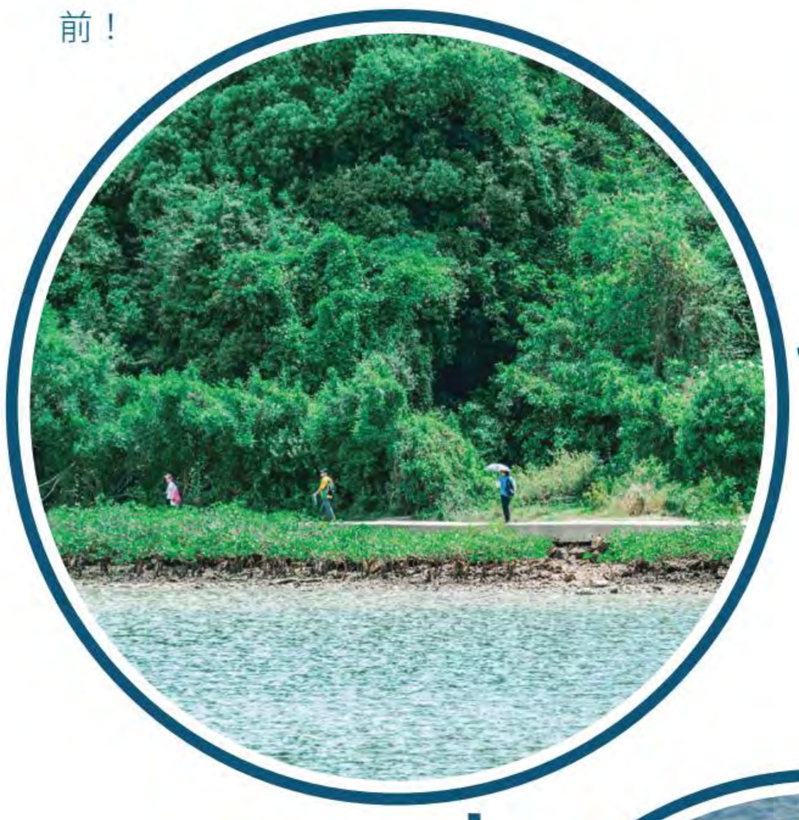


沿着海岸，迎着海風，一海之隔是高樓林立的深圳。堤壩盡頭有「鳳坑小食財記」售茶粿及小食。

鳳坑村



走過紅樹林，招潮蟹、彈塗魚就在眼前！



踏入谷埔，「宋伯士多」的美味豆腐花及茶粿恭候大家！



信步海岸，偶會遇見谷埔松記漁船在海作業。



堤壩上可飽覽海景及谷埔蘆葦田景，盡頭則是「松記」客家菜館！





不用 15 分鐘，走上林蔭的小山，上下只需 150 級的樓梯。 加油！



小山的平原，大樹參天，跨過森林步道，目標在望。





轉眼見到路標 (往谷埔、鳳坑、鹿頸) 和洗手間。鳳坑有一家客家菜館「盈佳茶座」。



走下梯級，來到濕地，沿海步道景觀開揚，對岸是沙頭角。(注意：水域是禁區範圍)





金黃的蘆葦來了！
十一月蘆葦最漂亮！





達陣！谷埔的地標——啟才學校！全程約 45 分鐘，路途景色優美，遊覽時請愛護環境，尊重居民。

《一水一道：谷埔商業圈的興衰》

「50 年代，(谷埔) 碼頭好旺，鎖羅盆、梅子林、烏蛟騰三桠村的中轉站，去沙頭角墟市，(各村的) 村民會擔着雞鴨。過沙頭角海，在沙頭角買池魚等平價魚，用鹽醃再拿回家。」谷埔村民宋關仁，對於 70 年前的繁盛景象依然歷歷在目。

一水一道，構成獨特的谷埔商業圈。

谷埔與沙頭角墟乃一海之隔，昔日乘坐舊式手動船渡海，只需 15 分鐘。眾多沙頭角海岸邊的村落中，以谷埔的水路距離最近，成為各村落的必經之路 (包括：鎖羅盆、梅子林、烏蛟騰)。谷埔的古道，四通八達，通往各村落。前港英政務官兼本地歷史學家夏思義博士[1]，形容從烏蛟騰往谷埔的古道 — 媽騰古道，為「新界東北最重要的路」，是不少中港交易的商人、官員和村民必經之路。1910 年，未有火車之時，政府作古道流量統計 ，每隔一至兩分鐘就有人行過。

因着這地理優勢，形成谷埔人的谷埔、客家人的谷埔、沙頭角的谷埔、香港的谷埔和世界的谷埔。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構成不同谷埔，層層網絡，環環相扣。

宋煌貴村長指 1930 - 50 年代於碼頭旁有小型商店街，分別有合興、發記和公安三間雜貨小店，販賣日常用品。其中公安為烏蛟騰村民經營，他們與谷埔人結下姻親，並在新圍買下房屋，而當時有兩隻大船 (20-30人) 長駐於谷埔碼頭，供烏蛟騰村民之用。下圖畫出 30 - 50 年代谷埔碼頭之商貿盛況。

《一水一道：谷埔商業圈的興衰》



[1] 香港電台 (2015 年 1 月 6 日)。《山水傳》。取自 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E8%B-F%B7%E5%A4%B1%E4%B8%96%E7%95%8C/id956083944?i=1000330128847

1

村民用擔挑拿着土產坐船去沙頭角賣，主要是番薯芋頭、米，而一支擔挑，有兩個細籮。



2

當年海下有由宋氏經營，賣雜貨的合興，店旁設有火水倉供附近村民買賣，二樓則為谷倉。



3

1928 - 1932 年啟才學校創校校長宋青於小屋教書，學生多達 50 人。



4

豬欄，過年時較多買賣，當年何家經營豬隻買賣，豬隻有時暫存在海下等待宰割。

5

雜貨店發記 (即今日松記位置)，屋後方設有雞鴨棚，自家釀酒，亦售賣日常用品及文具，碉樓當年與現今差別不大，村民曾荷槍保衛家園，對抗海盜。

6

雜貨店公安，由烏蛟騰李氏村民經營，有大船 (20-30人) 長駐於谷埔碼頭，供烏蛟騰村民來回沙頭角及谷埔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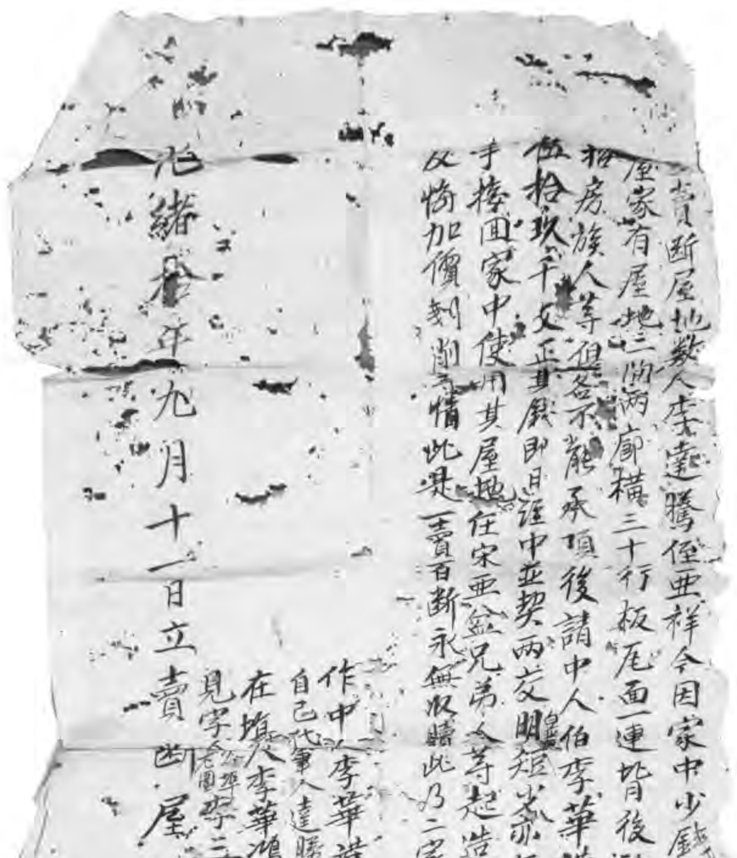


《谷埔碼頭之商貿盛況》（插畫由曾孝慈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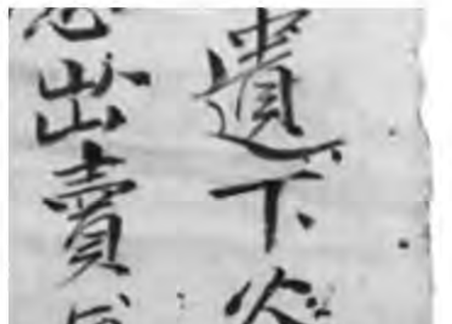
從核心走至偏陲

地域、網絡及社會轉變構成谷埔的商業，百年之間歷盡興衰。早於英國租借新界前，谷埔與沙頭角的不同村落有密切往來。《新界百年史》用上「自給自足[2]」形容早年新界的農村，背後不獨谷埔，而沙頭角各村落的商業、文化和社會連繫下的「自給自足」。繁忙往來，承載文化傳播，谷埔啟才學校，服務周邊村落。交易品，不只農產品，也有貴重的土地。而從村民收藏的文件和口述中，亦見各村落之間頻繁的土地買賣，當中涉及 19 世紀初，第一批因行船而移居美國的村民，以祖堂方式參與不同村落的土地收購。現時村中文獻，最早村內的物業買賣見過光緒十年 (1884 年)。

資金、交通網絡、資訊及產品，谷埔繁華缺一不可。商業歷史，也涉及交通和科技發展，隨着香港工業化、鹿頸至烏蛟騰公路延線落成和電動船興起，谷埔地位由沙頭角的核心，變為遍遠的香港小村落。借用社會學者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 1972）**「核心 - 邊緣理論」**分析，谷埔村的地位轉變，再影響資金、交通網絡、資訊及產品分配，商業圈的運作無法維持。



左圖 由宋煌貴村長收藏的光緒十年的文獻，家族土地買賣文件，當年谷埔又名為**「谷埠」**。



	經濟方式	人口	生產範圍	生產	谷埔位置
20 - 50 年代	農業交易 海外周濟	約 500 人	沙頭角墟	農業(收豬)	核心
60 - 80 年代	外出打工 果園 海外周濟	約 100 人[4]	香港 東南亞華僑	家庭工業 農業(果園、種菜)	邊陲
90 - 2000 年代	退休	約 20 人	香港 中國	商業 (電器技術)	邊陲
2010 年代	旅遊	約 15 人 (生活及居住)	香港	服務	邊陲

上圖 谷埔於不同年代的經濟方式與生產位置

英國租借新界之時，谷埔人口超過 500 人，為沙頭角第二大的村落[3]。谷埔，曾經熱鬧，是各村的驛站，村民、小販、藝人駱驛不絕。步入 70 年代，漸漸衰落，但衰敗不是必然，有不少有心村民，引入創新和科技，尋找轉型之道，試圖改變谷埔，但缺乏支援情況，荒蕪的村景在所難免。

村民移居海外，本地工業化、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谷埔難回復百年前農村的繁華，但沙士 / 疫情影響下，間接協助谷埔，有機的轉變，尋找新定位，發掘村內的獨有文化、建築和歷史，探索旅遊消閒可能。

變，不一定好，也可被迫，但面對改變，村民努力、社會資源和政策的支持都極為重要。

[2] 39 至 42 頁，《新界百年史》
[3] 290 頁，《藍天白雲：新界鄉村學校》
[4] 306 頁，《新界百年史》

自給不自足農村

戰前的農村，《新界百年史》[5]形容本地的農村早期經濟，**「自給自足的經濟基本元素，村民會斬草為副業，柴草可以出售，交換其他物品，其他副業如水泥木工這類專門收費的技術工作，到不同村莊的工匠很普遍，是一些村落的主要收入來源。」**

英治新界，及至戰前，政府影響力不大。1954年政府的鄉郊發展委員會認為近半世紀的殖民地管治見不到英國影響，並建議改善新界交通，包括沙頭角[6]，後來建成沙頭角鹿頸至烏蛟騰公路延線。

村民往往自食其力，並依賴村民的互助，賺取生計。除了自耕糧食，亦需金錢應付日常，包括：繳交學費 (見第一期的啟才文章)、醫療等用途。

當時欲賺取較多金錢，靠男村民海外行船或到城市打工。當中行船較流行，他們移居至美國或美洲打工，再寄回金錢。啟才學校及田心村有的三棟 1930 年代大屋亦因此建成，這系列的建築風格與傳統鄉村大有不同，帶歐陸色彩。

這提供村落資本，作發展社福和投資用途，也令有家人行船的家族 (如何氏、李氏及宋氏家族) 擁有資本收購村內及附近田地或物產 (包括：粉嶺馬尾下村、聯和墟)，他們組成類似公司的祖堂，用作投資。其後，1950 年後期，英國放寬村民移民至英國的中餐館打工， 華工賺取金錢後，更多資金投放回村中作建設[7]之用，興建和修葺不少村內房屋。

谷埔 30 年代建築群

1. 啟才學校
2. 何氏大宅
3. 楊氏大宅
4. 李氏大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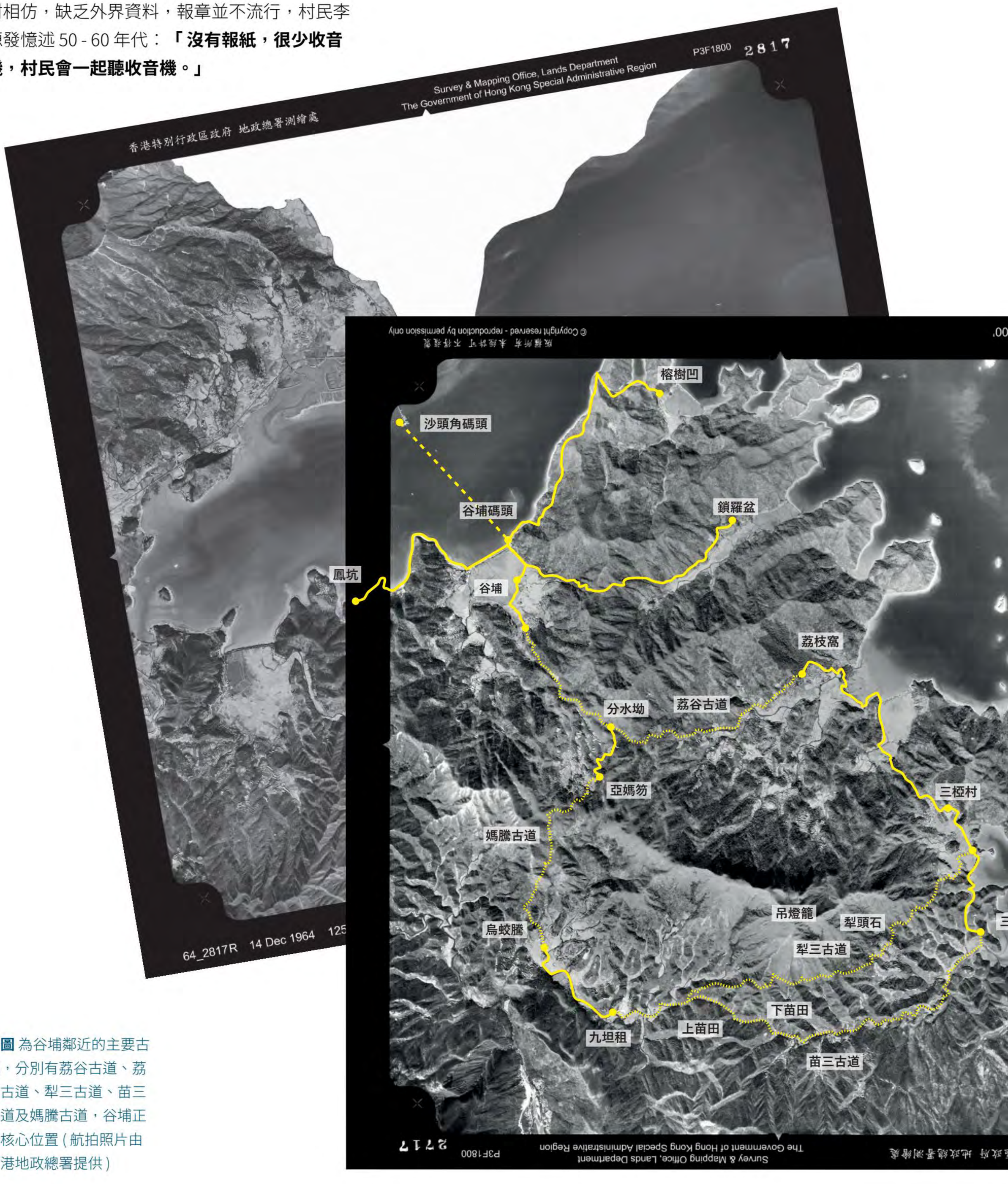
[5] 38 至 42 頁，《新界百年史》
[6] 168 至 172 頁，《戰後新界發展史》
[7] 166 頁，《新界百年史》





及至戰後初期，外出市區打工仍未普及，村民何仲瑜指他父親於 50 年代出外打工。相對交通較好的馬尾下村，該村民葉天生，1953 年曾在谷埔村打工，他憶述兩村的分別：**「馬尾下村比谷埔繁榮，『谷埔靜好多』谷埔靠打魚和種田，馬尾下村的村民可以到外邊打工，去荃灣的紗廠做工人。」**谷埔村跟其他與世隔絕的客家村相仿，缺乏外界資料，報章並不流行，村民李源發憶述 50 - 60 年代：**「沒有報紙，很少收音機，村民會一起聽收音機。」**

行船和打工的機會不容易，不少村民依賴在沙頭角墟的交易以賺取金錢。商業往來，尤其販賣蘆萁草和柴枝，作燃料之用。據資深的船家陳德發所言，**「60 年代已經見不到有船隻運送柴枝，當時已經燒火水。」**而據宋煌貴村長資料，早期村中有石灰、釀酒等手藝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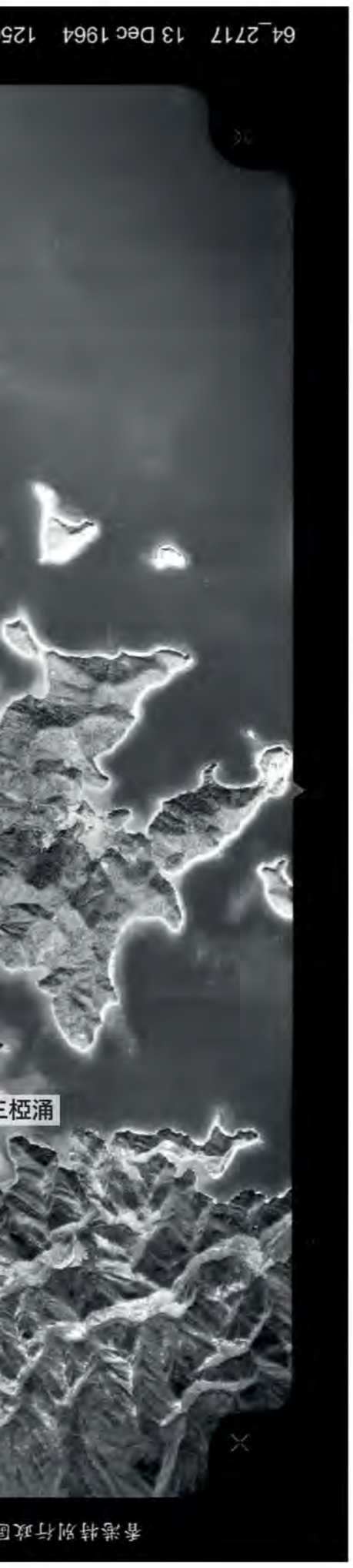


右圖為谷埔鄰近的主要古道，分別有荔谷古道、荔三古道、犁三古道、苗三古道及媽騰古道，谷埔正於核心位置 (航拍照片由香港地政總署提供)

曾位於發展核心的谷埔

「核心 - 邊緣理論」 Core - Periphery Theory 發展模式試圖將區域城市系統的出現分為四個主要階段，這與區域交通系統的發展相一致。從有利於空間不平等設置的初始過程，這些不平等最終會減少，並出現一個功能整合的城市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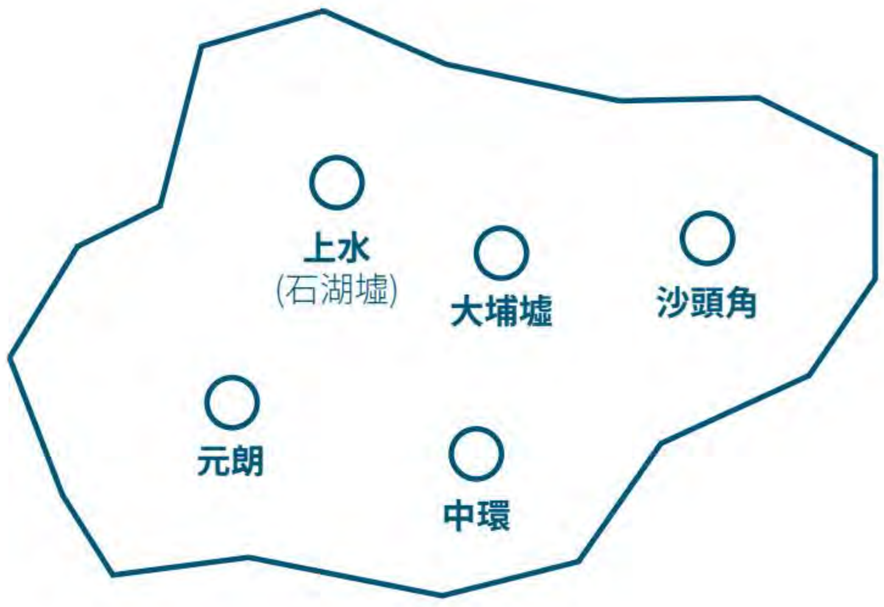
理論指，隨着完成工業化和後業化，核心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增加，更多城市核心出現，即是世界城市 (如：香港、上海、紐約和倫敦等)，而資源會慢慢流至不同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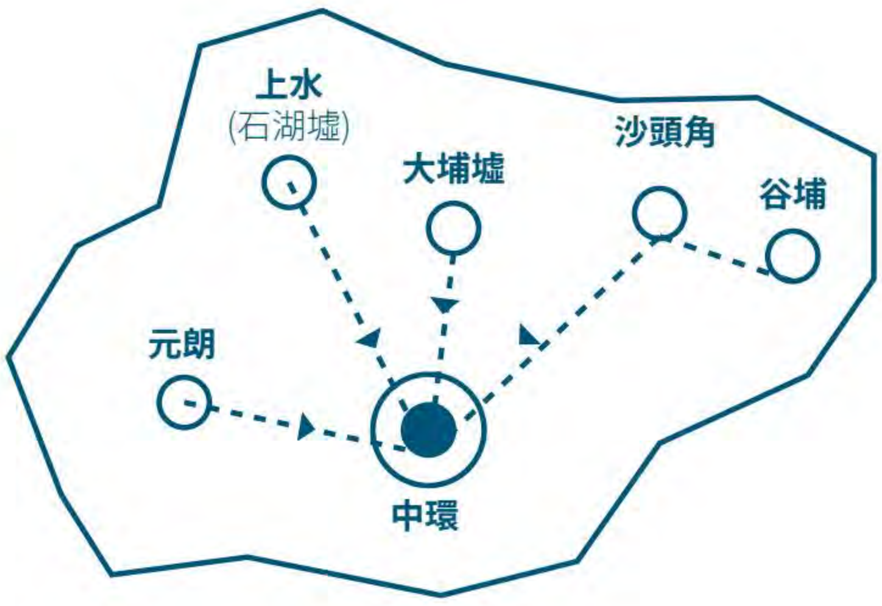


按**「核心 - 邊緣理論」**，前工業化 (第一階段) 的社會，呈多中心狀態，各處的經濟差異不大，而谷埔正處於沙頭角中心的核心位置， 經濟規模不大，地方流動性低，形成不同較小型的核心 (工商業網絡)。

但隨工業化，多元核心越趨單一， 發展開始不平等，資源 (資金及人力) 向交通較好的城市靠攏，城市形為主導地位，即是單一發展核心，取代工業前的多核心。 沙頭角被中環等市中心取代，谷埔亦失卻地位。而戰後，至目前的谷埔，正好如理論所言，人力和資金被市區淘空，村落變成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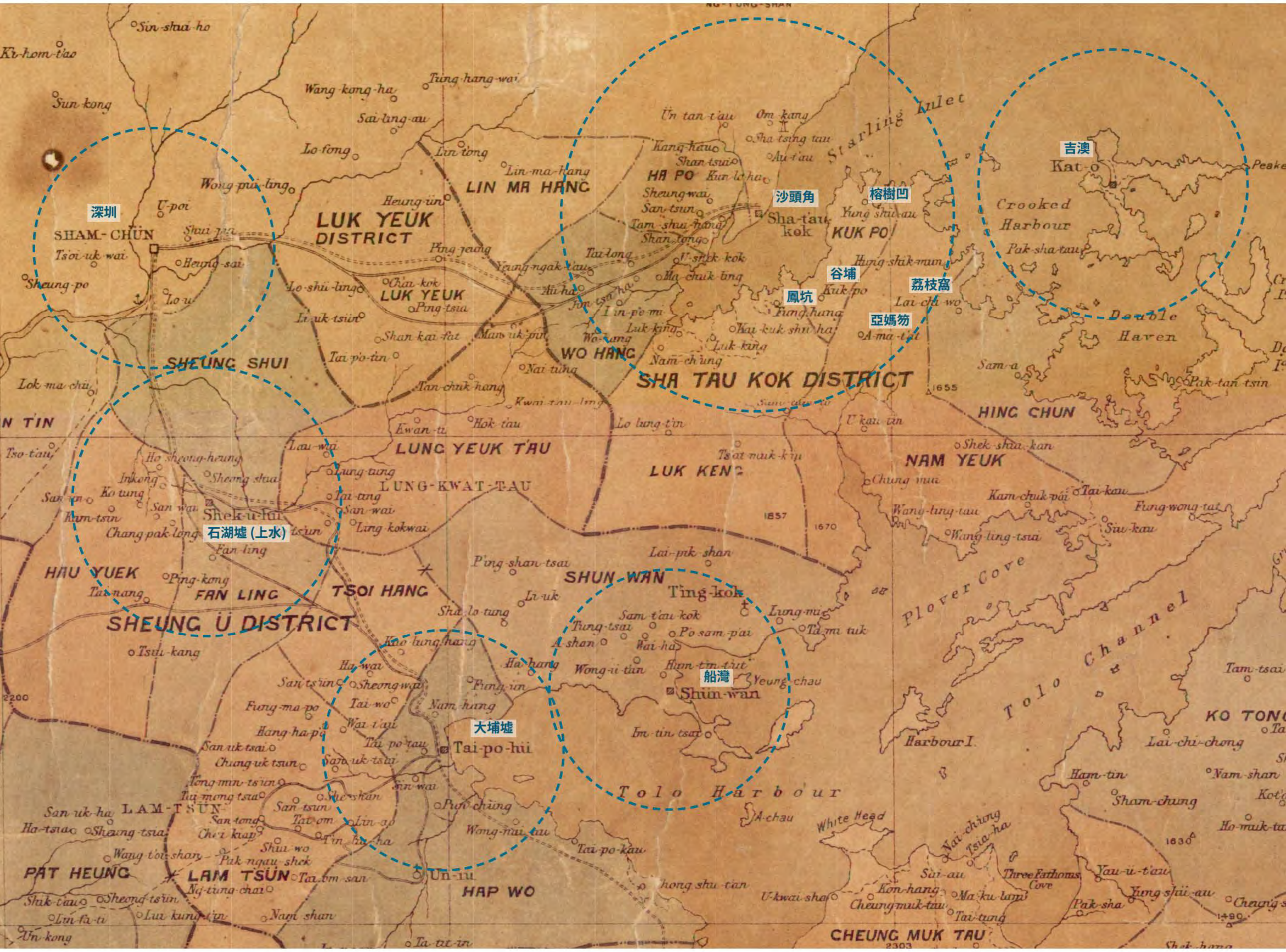
核心與邊緣的差距越來越大，大量資源 (資金、農產品、人力) 被核心吸引，最後谷埔失去了地位，面對蕭條。而理論中，指後工業化的階段，資源終向邊緣流向，拉近核心 / 邊緣的差異，暫未在谷埔或鄉郊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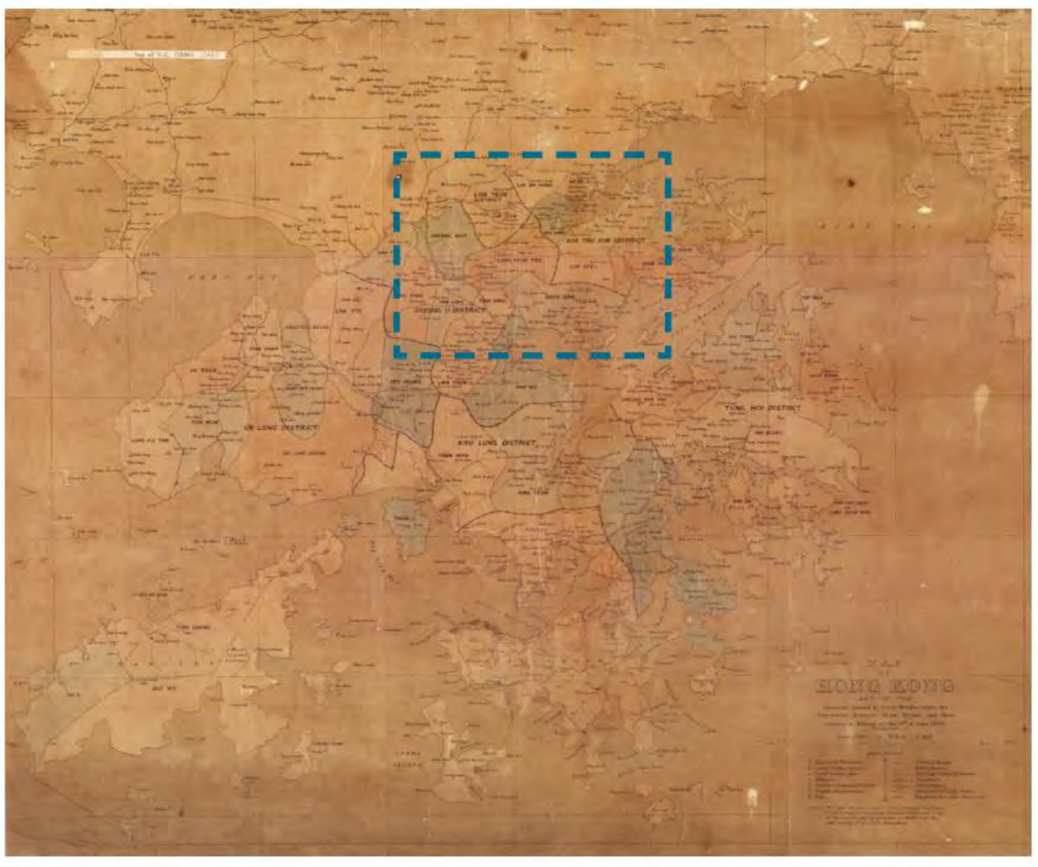
第一階段，城市化前 (二戰至 60 年代) 新界北的墟市。新界北部主要有沙頭角、船灣 (60 年代建船灣淡水湖而拆掉)、上水 (石湖墟)、吉澳及元朗市集 (另有新界有大埔、坪山、元朗及西貢墟市)。由於交通所限，主要依賴山道，各墟市規模較小，服務附近村落，流動性低。

第二階段，城市化 (70年代至今) 的新界與市區。隨着交通改變，城市吸引力大增，新界北的農村不復作見，各地變成向市區 (中環) 輸出資源，即是人力和農產品。中環成為發展的核心，農村成為邊緣，農落的經濟瓦解，無法獨自生存，變成依附在工業化 / 後工業化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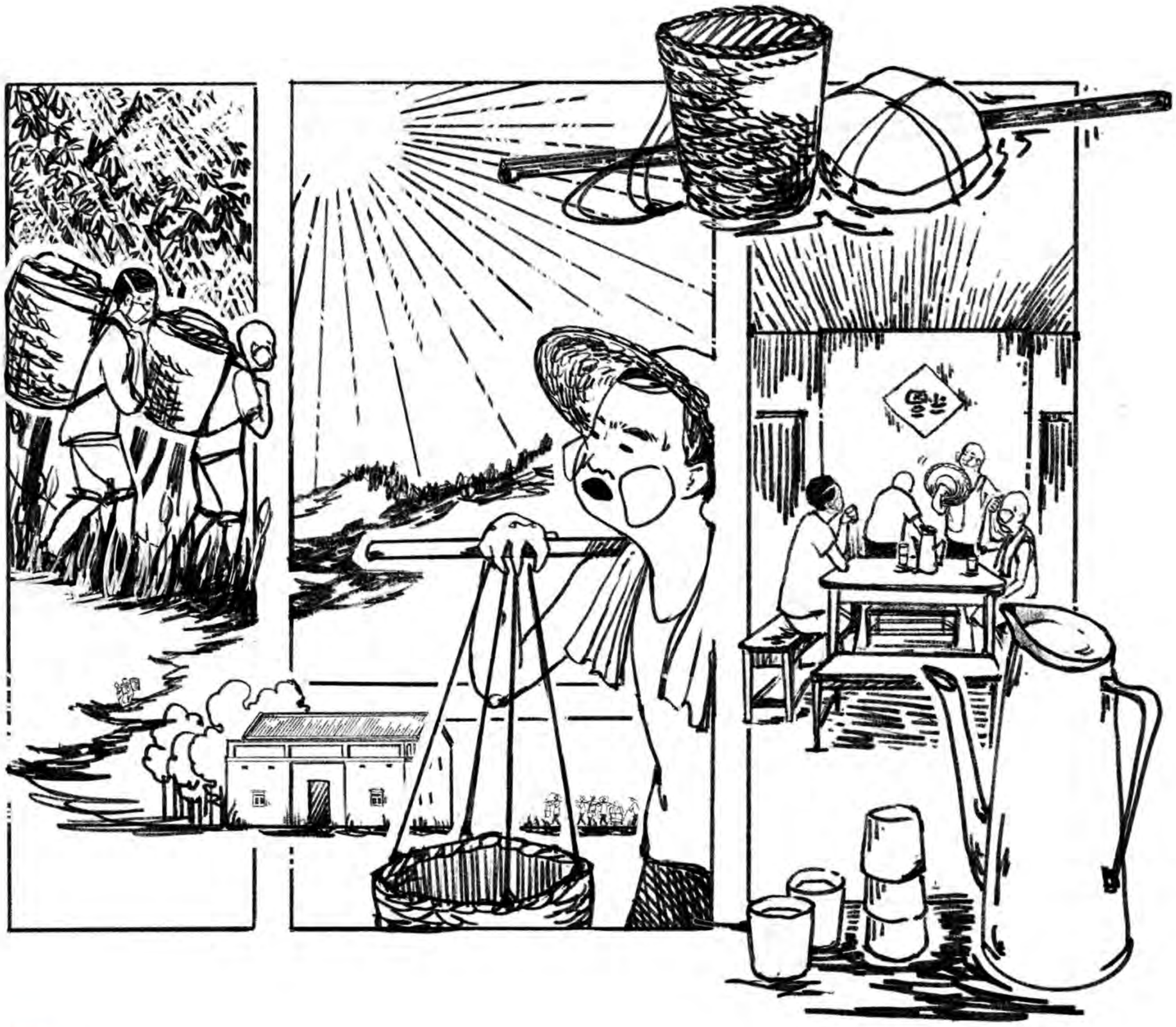


1898年新界北市集分佈圖

百年前的香港地圖，大圖標示重要的墟市。新界北部的市集有沙頭角、船灣 (60 年代建船灣淡水湖而拆掉)、上水 (石湖墟)、 吉澳及深圳墟，而當中位於中國境內的深圳墟規模最大，為圖中唯一的大市集，深圳墟有道路通往上水和沙頭角，其他則為小型市集。而各市集大多沒有道路連接，交通不便，形成自成一角的農村和市集經濟體。



Map of Hong Kong and of the Territory leased to Great Britain under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gned at Peking on the 9th June, 1898, (1899). Based on the 1866 map of Sun On District.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右圖 昔日不同村村民行過谷埔趁墟，買賣貨品，會坐在何家大宅喝口茶談天。（插畫由曾孝慈繪）

七十年前的村落商貿

戰前由 30 至 60 年代，谷埔尤如商業圈，連繫不同村落與沙頭角墟，擔任驛站的角色，人流聚集，帶來不同外村的人，亦引來不少生意往來。傳統較大型的商貿之間，結合社會資本，利用婚姻、義務工作或慈善，令生意可跨越村落。

沙頭角墟是區內最大的市集，而新界內亦首屈一指的大墟，僅次於大埔、元朗和石湖墟。谷埔連繫的村落，包括：烏蛟騰、荔枝窩、三椏村、亞媽笏、榕樹凹、鎖羅盆、梅子村等位於印洲塘的村落。這些距離沙角墟較遠的村落，因為當時只有手搖木船，木船航行距有限。不同村的村民多帶同農產品從山路走至谷埔田心村，再於谷埔海下 (現在松記至碼頭一帶為海下) 的碼頭上船至沙頭角墟。居於田心的何瑞庭回憶 70 年前的景像，他的大屋正位於前往沙頭角的必經之路。

「50 至 60 年代，荔枝窩的村民會去到老圍，經過我家門口 (何氏大宅)，家人會給走過來的村民茶水，不用付錢，之後再坐船去沙頭角作買賣。後來新娘潭路開通，烏蛟騰的村民在 60 年代沒有再來到谷埔坐船，而荔枝窩的村民繼續用這條山路，因為當時荔枝窩的船很少，且未有引擎的船，只能用手撐船。直到 70 年代，船隻有摩打，才停止走到谷埔。」

農產品是當年重要交易品，青年曾在谷埔生活的葉天生，回睹交易的盛況：**「(沙頭角海) 其他村的村民，用擔挑拿着土產去沙頭角賣，主要是番薯、芋頭、米，一支擔挑，有兩個細籮。」**(詳見葉天生訪問稿) 此外，柴草、豬、雞、鴨等物產亦是買賣品，於沙頭角墟變賣，賺取金錢並買入鮮魚、農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鹽、油、火水等)。

村民宋關仁憶述，50 年代的船隻眾多，渡海變成一門大生意，不少村民賴以維生。烏蛟騰和谷埔曾因的船隻安排，產生爭執，險些大打出手，釀成械鬥。最後於鄉事委員會協助下，訂立船隻使用守則，烏蛟騰只供接載該村村民，才相安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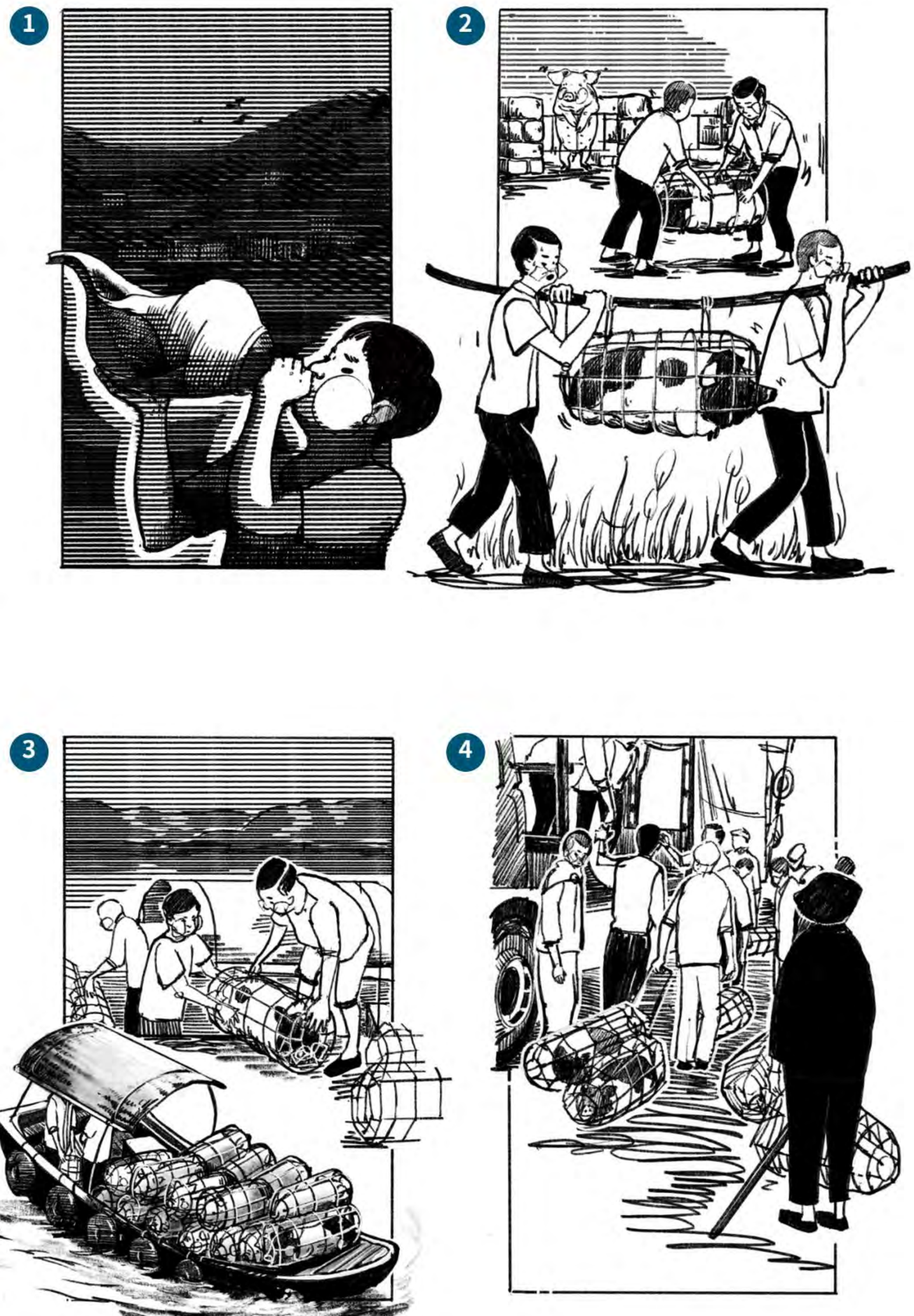




此外，由於交通之便，形成買賣豬隻行業，當年沙頭角只有三位人仕從事這行業，其中谷埔前村長何漢文最為成功。他的家族當時屬谷埔富有之家，並擔任啟才學校校監。他早年資金來自美國行船家人，而他經營有道，協助沙頭角附近各村義務舉辦不同宴會，令他結識當地不少農民，他樂善好施，甚至協助窮苦農戶照顧小孩 (見葉天生訪問)。

豬是客家人的主食，也是文化象徵。

何家的豬肉買賣，不是一人家之事，而是全村，甚至地區之事。戰後則是已故村長何漢文 (何馬發) 先生賣豬事業最輝煌的日子。他人脈廣闊，走訪沙頭角各村收集豬隻，他不但收集豬隻，運至土瓜灣馬頭角牲畜檢疫站 (今牛棚藝術村) 販賣，回程再到不同村落預訂豬隻，而賺取金錢。他亦添置田產，生財有道。



1

前村長何漢文於搬運豬隻之日，天未亮，約 4 - 5 點，他先走上田心何家大宅的二樓平台，吹奏特製響螺號角 (約 30 厘米長) 以召集村民。

2

搬運豬隻至市區，需要大量人手。 遠至老圍的村民聽到號角聲就起床，趕至大宅，幫忙將豬隻放入竹籠，再有二人為一組用擔挑將豬隻抬至碼頭上船。

3

乘坐豬車，迎接晨光，一行人和 6 - 7 隻豬隻，輾轉來到土瓜灣屠房 (今牛棚) 販賣。

4

何瑞庭憶述，小時候曾隨父到牛棚，他們一行在小房休息小睡片刻，至中午 12 時才能賣出豬隻，回家休息。對童年的他，賣豬之旅，尤如旅行。

下圖 谷埔村民為宴會作準備 (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上世紀早期，何家已進行豬隻買賣，經營生意，商人在當時的村中有如鳳毛麟角。

而客家人有濃厚的豬隻文化，過時過節，**「分豬肉」**亦維繫村民的關係。

已故村長何漢文先生除了買賣豬隻，也是沙頭角著名的大廚，拿手的客家豬肉，遠近馳名。他廣結善緣，為各村宴會擔任義務大廚，為婚宴、壽宴等場合，烹煮客家菜式，時至今日沙頭角老一輩的村民，仍記得**「何馬發豬肉」**，巧手的炆豬肉昧。

每逢大節日做節（冬至和中秋），何周遊谷埔，詢問村民是否需要買豬肉，再用豬肉簿記下購買名單。

① 過節前，他與 5-6 人處理豬隻，先殺死豬隻，再用將豬放入熱水，去毛。

② 再用於大角嘴杉樹街購入的百年名牌豬肉刀分割豬肉，而單是豬刀就用六把，用於分割不同部份。

③ 切好的豬肉，用竹籤紮好，再放上寫上名字的竹簽上，供村民付錢領取，一家人吃豬過好年。我們翻查昔日何家的豬肉簿紀錄，得知往日過節的生活。

豬隻渾身是寶，內臟不賣，留下用來煲粥，而豬油則用作煮餸。砍豬少一點技術也不行，亦不能割破豬腸和胃。



（插畫均由曾孝慈繪）

谷埔大笪地

人流帶來繁盛的商業，吸引五湖四海之士，小販、賣藝人，為村落帶來生氣，構成快樂畫面，與平常寧靜畫面成為強烈對比。

沙頭角華界的村民會到谷埔表演，五十多年前，邊界限制較小，賣藝也更常見。

「從前我們村的江湖地位很高，舞麒麟、舞魚燈會到西貢、大埔、沙田各地表演。我們的村民都是習武之人，很多都懂得功夫。老人家說我們的功夫都是少林派功夫，因為村裏男丁多，個個武藝高強，從前那些打家劫舍的強盜都不敢來我們的村莊。」劉智鵬 (主編)《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8 - 9 頁)

下圖 戰後的谷埔，每逢賣藝人到訪，熱鬧有如大笪地（插畫均由蕭海妍繪）



村民李源發對當年的盛況，記憶猶新。外來的表演者來到谷埔老圍，二肚、三肚村民亦慕名而來，場面熱鬧。一年有兩、三次，表演的項目有「把戲」(即是魔術)、武術、行鋼線。他憶述：**「行鋼線，是有兩條高過人(2米)的柱，在電線上行走。」**

表演者都是專業人仕，巡會各村演出，**「賣藝前一天，舞麒麟、打鑼打鼓，揮動旗仔，在傍晚的時候，通知人，好似賣廣告咁，晚上再過來表演。巡迴演出，如果他們當日不離開村莊，就會睡在關爺裏，即係關帝廟。」**表演除了賺取打賞，更重要是販賣膏藥和藥物，所以只在農閒時，村民有餘錢時間來訪。除了表演，同時亦有小食提供，賣醃漬物，如橄欖。

平日，村中亦有小販。渡海到沙頭角墟購物不易，小販可填補這市場空檔，魚類最受歡迎，亦有鹽、柴刀、藥油等日用品。



1
賣藝人從外地來村，大鑼大鼓的宣傳表演

2 3 4
賣藝人行鋼線，最受村民歡迎，事實上他們借機宣傳藥油（插畫均由蕭海妍繪）

李源發回憶：**「以前老圍有一姓李，每天入沙頭角擔魚去賣，在老圍、二肚和三肚賣魚，賣剩，就擺去烏蛟騰、荔枝窩賣。早上就買魚，因為要保持魚新鮮。通常賣的是池魚、牙帶和塘虱魚，都是平價魚，農民負擔得起，沒有醃製，當時冇雪櫃，所以要新鮮。」**甚至連蔘茸等貴重物，也有小販發售，打扮較為高檔，**「拿着縢篋和雨傘」**。

此外，亦有人上村收集農產品，橘子、用草燒成火灰 (用作肥料)，最特別是收集農家蛋，**「有人來收集雞蛋，會有一個木造的格，隻蛋要夠大，不會從格內跌下去，一隻五毫子至一蚊，很值錢。」**另外，也有到村剪髮服務。

70 年代前，谷埔村落生活應有盡有，與外界聯繫頻繁，至今當年的村民仍津津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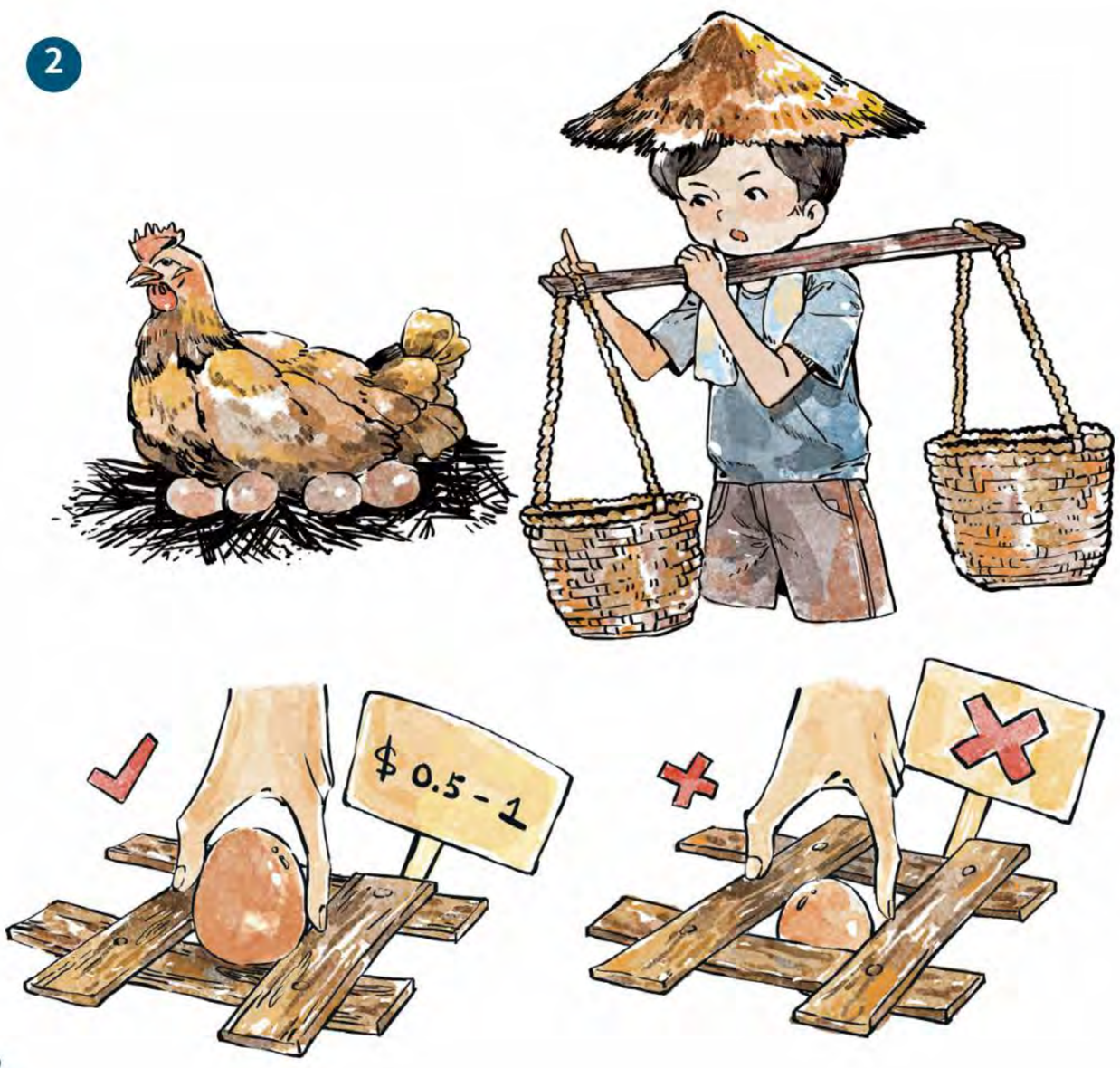
隨着社會轉變，谷埔大笪地和小販不再見。**「去到 1961 年，小販已經絕跡，小販是從戰後開始繁榮，大概 1948 年至 50 年代尾，後來社會經濟繁榮，已經不用再『上圍』**(上圍意思即小販入村做生意)**。」**



1
李氏村民每天入沙頭角採購魚類，再擔魚去賣， 通常賣的是池魚、牙帶和塘虱魚

2
上門收集雞蛋，會有一個木造的格，一隻五毫子至一蚊

3
村民把橘子、用草燒成火灰用作肥料之用（插畫均由蕭海妍繪）





現代化下的谷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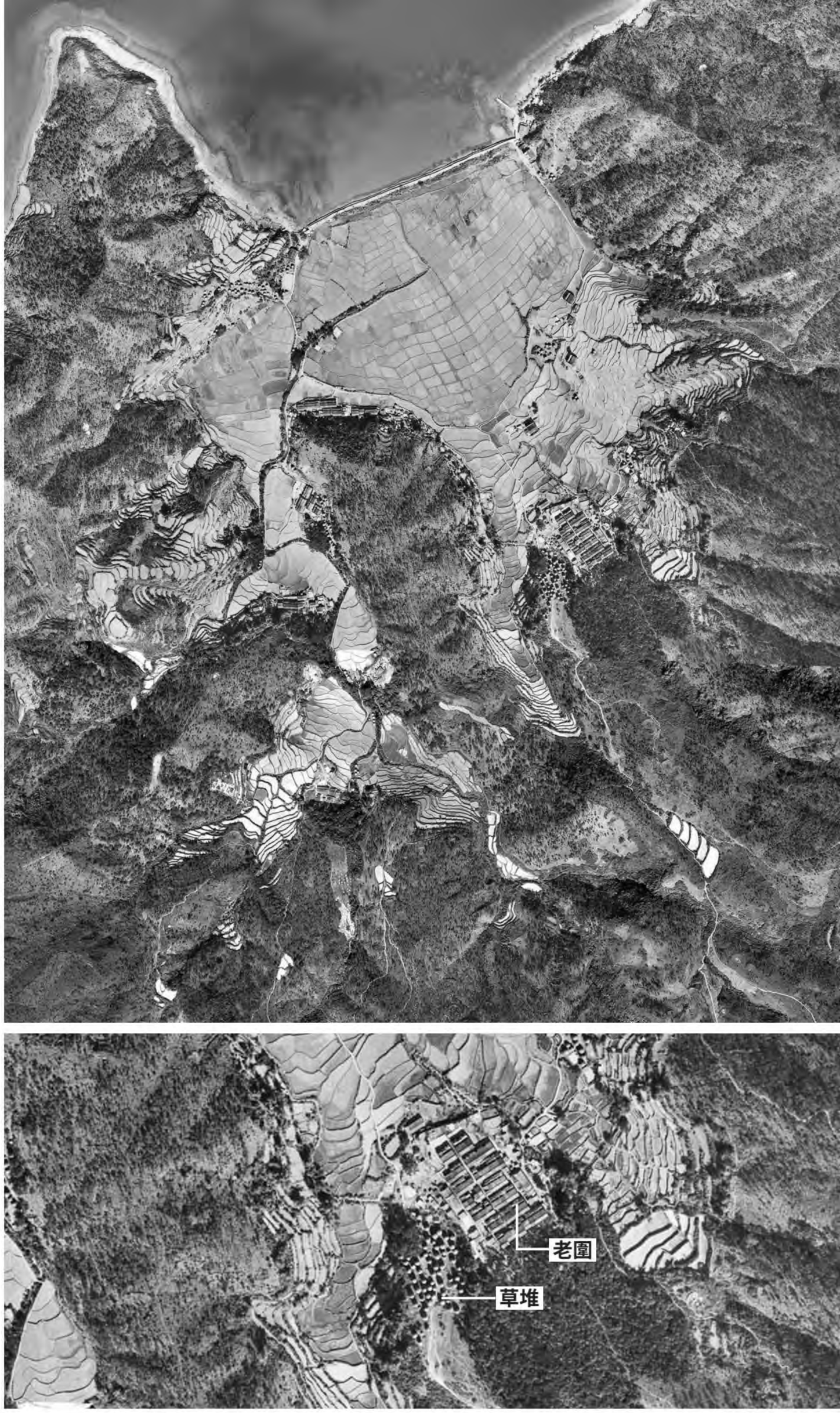
谷埔從上世紀初的「核心」，變成「邊陲」。不單谷埔，沙頭角也變成香港的偏陲。整個自給自足的網絡被嚴重挑戰，被核心吸納勞動力和資源，村落自身沒有大量的新資源補足，只有跌入衰落。

城市化和現代化下，農業被污名化，城鄉差異巨大。客觀上，農業缺乏現金收入，缺人留在村中。

小販的不復見，步入 60-70 年代的香港，經濟開始起飛，香港進入工業化時代，農業漸走下坡，尤其稻米種植。**《新界百年史》**[8] 指 60 至 70 年代，新界稻田面積由 23,400 英畝，下降至 1979 年，約 280 英畝 ，產量由 1970 年 19,081 公噸跌至 1979 年 3 月的 351 公噸。谷埔也在棄耕的洪流之中，據村民宋二嬌口述，1968 年，她放棄種植稻米，改為任職政府的清潔工，她形容當時**「無耕田，無咁辛苦，當時開心咗。」**，而她是村中最後一批種稻米的人。(見宋二嬌的訪問)

隨着新娘潭路路興建及電動船的普及，谷埔的地方價值大不如前，烏蛟騰和荔枝窩已無必要途經谷埔到達沙頭角墟。

谷埔的邊陲位置，亦向核心輸出資源，最重要輸出是人力和農產品。



上圖 1963 年 2 月航拍圖，谷埔農田清晰可見。(航拍照片由香港地政總署提供)

中圖 1963 年 2 月航拍圖，山腰位置小小的在房屋「一點點」則是草堆，約 1.5 米直徑，村民收集乾草作燒水之用。(航拍照片由香港地政總署提供)

右圖 1980 年 2 月航拍圖，谷埔田心的田根已消失。(航拍照片由香港地政總署提供)

[8] 164 頁，《新界百年史》

人力資源是谷埔對城市的重要投放，村民努力融入工業生產，學生參與家庭式工廠生產。村民楊偉斌憶述，小學生時，已開始工廠工作，作家庭式生產：**「6 - 7:00 完成晚飯，開始做工，做到晚上 11 至 12 點，做膠花時間好短。後來會織膠籃，亦試過做一啲綠色膠樹葉，貼在聖誕樹上，都是裝飾品，完成的製品，會放在松記鐵皮屋，當時每家每戶都有參與這些工業。後來姐姐出外打工，就靠姐姐的人工支持家庭。」**

香港於 1960 年代，仍有濃烈的城鄉差別，村民鄭秀英回憶離開鄉村，適應城市：**「屋企環境唔好，13-14 歲，介紹下出嚟去大江國貨 (上水匯豐銀行旁) 做野，做收錢。有宿舍，有食有住；好驚，未見過咁多人，上司笑我『見樹多過見人』。收錯錢要賠錢，試過有錯體銀紙 ($ 10)，喊好耐。後來，在新蒲崗、觀塘國貨公司工作，國貨公司賣過酒、袖衫。一休息就會返村，好中意屋企。國貨公司做多年，孩子出世，退休才回果園種植。」**



上圖 村民孩童時已參與家庭式工廠生產，其中有織膠籃及做聖誕樹（插畫由曾孝慈繪）

下圖 80 年代初的上水大江國貨 (照片來源大江國貨 Facebook 專頁)



右圖 新界年桔大賣，推出市場數量增多，每擔 $220
(《華僑日報》1963-01-22)



年宵果市更爲活躍
金山橙二萬多箱
大盤成價仍堅企
新界年桔推出增多每担二三〇元
日本及大陸果品及時到貨量亦衆

（特訊）各綫新貨大量冲塲，年宵鮮果市況，更爲活躍，金山橙多到而堅，可見實銷力强。新界年桔及大陸果品推出增加，日本果品亦有及時到貨。

據果品商消息：昨（廿一）日本港鮮果市況，批發與零沽一齊見旺，遠景生意落行大增，除禮還用鮮果興趣特濃之故。中環時新鮮果公司負責人報告：過去一週來鮮果送禮訂單不斷注入生意勝過去年，恐怕局部與國果品及西班牙石榴有供不應求之可能。

美國果品方面鐵峰輪運到佛羅烈達橙二〇〇〇箱每箱成卅箱分成廿五元及廿二〇四元及卅一元。高麗元，國光萍到二八〇熊輪及多寶多輪到金〇箱每箱成十三元半山橙二四二六〇箱，新界年桔（有枝葉）已有大量推出，每箱分成卅九元，卅七元及卅五元，大盆前日成八〇〇籃，每價格仍硬，可見實銷担一九〇元，昨日推力强。伍錦甜橙又到出一二〇〇籃，每担九一〇箱，每箱分成成一二〇〇元。五十二元及四十九元。大陸果品方面，西檸到一一一五箱日來推出已顯增多。金四十四元紅提子到昨日湘桔成一四〇〇一九四五箱，每箱成箱，每箱十一元三角四十七元。西柚到七。四川桔一四〇〇箱〇箱成廿八元。地李，每箱成十一元。些萍果到五〇八〇箱雪房桔成一二〇〇箱一號貨成四十六元。，每箱成十三元五角二號貨成四十五元。，雪桔成一八〇〇箱哩梨到四〇箱，每箱，每箱成十五元五角成四十八元。慢桔成一二〇〇箱日本果品方面，，每箱成十一元八角由明秀山丸運到地李，每箱成五四〇箱，萍二四〇〇箱，每箱分成十六元八角及十四元八角。大桔成四〇〇箱，每担一二五元。歐桔成六〇〇箱，每箱成八元八角。（前日成交者：雪桔一八〇〇箱，每箱十四元。慢桔一四〇〇箱，每箱十一元五角。湘桔成一二

右圖 沙田、大埔、粉嶺一帶均有花農種植四季桔
(《華僑日報》1969-01-12)



閏月天暖・花農躭心
年桔多早熟
桃花雖初燦・幸未放尚多

（特訊）由於今年夏曆年閏七月，加以天氣反常，氣候初夏，致影響所及，新界各地之留歲桔葉，今年合時者似乎較少。

據昨日前往沙田、大埔、粉嶺等一帶，作旅行式巡視不少果地之所見，四季桔與甘橘均呈十九早熟，一片金黃，纍纍枝頭。以時日計，昨日只爲農曆十一月廿三日，距明春新歲尚有一個月另一星期，亦即尚有約三十七日之多。目下桔葉已大熟，倘若天氣再復温暖，則不難過熟而離蒂與及甚易墮落。花農對今年之此種現象，正在躭心插苗。至於桃株，雖有幾已見初燦枝頭，但含蕾未會初短期綻放者尚多，放相信今年桃花較桔葉比較應時者多。（文）

不少果園大量種耕植經濟作物，服務城市的需要，水果用作出口東南亞。

村民宋二嬌道：**「桔仔包銷俾外人，好像 $ 4,000，一個桔場，俾外人摘，賣桔較賣田賺錢。賣桔好過種田，第一次 賺咗 $ 6,000，好開心。後來大陸自己運桔落嚟，桔的銷路不如前，沒有人收桔，她自己摘桔和運去果欄。」**

另一村民楊偉斌指：

「父親是村內的果園大王，擁有數一數二的年桔面積。最早期是荔枝窩，有人種植年桔賺大錢，這裏開始流行種年桔，每條村，都有幾個人種植年桔。種植年桔開始是 60 至 70 年代，其中 1975 - 76 年最旺盛，當年未有大陸年桔。」

好景不常，谷埔慢慢被掏空，為核心輸送人力和農產品的能力，因缺乏投放，漸漸消失。1980 年代後，人口流失，基本設施無法維持，包括：無人力去清理維修水塘，令村中大部份地區無法供水、街渡乏乘客而停辦、學校因收生不足而殺校等等。

一切標誌谷埔的衰落，村落需要再轉型。



左圖 70 年代谷埔盛行種植年桔，年桔運到市區及國內售賣（插畫由蔡佩滢繪）



轉型？還是終結？

宋二嬌婆婆於 2000 年退休後，回到谷埔：**「退休 60 歲，已經無乜人喺村，好唔開心，冷清清，又驚山豬又驚有蛇 (蟒蛇、飯剷頭)，嚇死人。」**

踏入 90 年代，谷埔更越凋零，原來依附核心，作為邊陲輸出的勞動力、資源也失去了。啟才學校於 1993 年殺校，街渡於1998 年結束，村中出生成長，並曾參與務農的一批長輩亦在同期離世，村落發展陷於低谷。谷埔於本地經濟的角色微不足道，但並不是終結，村中仍有不少有心人，嘗試經營牧場、燒烤場、小食亭，意味村的角色由生產轉變為服務。

隨着沙士及新冠疫情，谷埔找到悠閒旅遊的方向，但商業運作能支持的人口數有限，未來依然未定。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商業，日本的宮崎清教授 (1996) 提出地方營造概念中，**「人、文、地、景、產」**，其中產業，即社區經濟，對地方不可或缺。重構谷埔的社區經濟，將其地位由社會的邊陲提升，需要求放資源，而村落於 1990 年後的轉型經驗，需要再加闡述。

從**「人、文、地、景 、產」**概念出發，需要村民的努力，於歷史文化、獨特地理及景觀中，找到新方向，發展產業，才可持續性改變谷埔和鄉郊的發展。谷埔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生態承載，需要政府和民間資源投放，重拾昔日谷埔的魅力。

「村落的歷史任務已經完結。15 年前，谷埔已經改變，不能用以往的生活方式，可能改做休閒。」村民楊偉斌展示對家鄉的願景。

鳴謝

村長宋煌貴村長與楊玉峰、村民何瑞庭、何仲瑜、宋玉錢、楊偉斌、宋二嬌、李木星及家人、吳馬送、李安有夫婦、宋亞強、鄭秀英、鄭志強、何文緒及馬尾下村村民葉天生，接受訪問和提供資料；亦感謝村民範仔和李源發的稿件。

參考資料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4)，Administration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4 。取自https://sunzi.lib.hku.hk/hkgro/view/a1934/901.pdf

Friedmann, J. (1972) A General Theory of Polarized Development. In: Hansen, N.M., Ed., Growth Center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82-107.

蔡思行 (2016)，《 戰後新界發展史 》，香港：中華書局

許舒 (2016)，《 新界百年史 》，香港： 中華書局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史學會 (2011)，《 香港歷史探究 》，香港：香港史學會

劉智鵬 (主編) (2010)，《 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 》，香港：和平出版社

劉智鵬 (主編) (2010)，《 展拓界址： 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 》，香港：聯合出版社

劉蜀永與蘇萬興 (主編) (2015)，《 蓮麻坑村志 》，香港：中華書局

李添福 (主編) (2009)，《 新界：客家村情懷 》，香港：超媒體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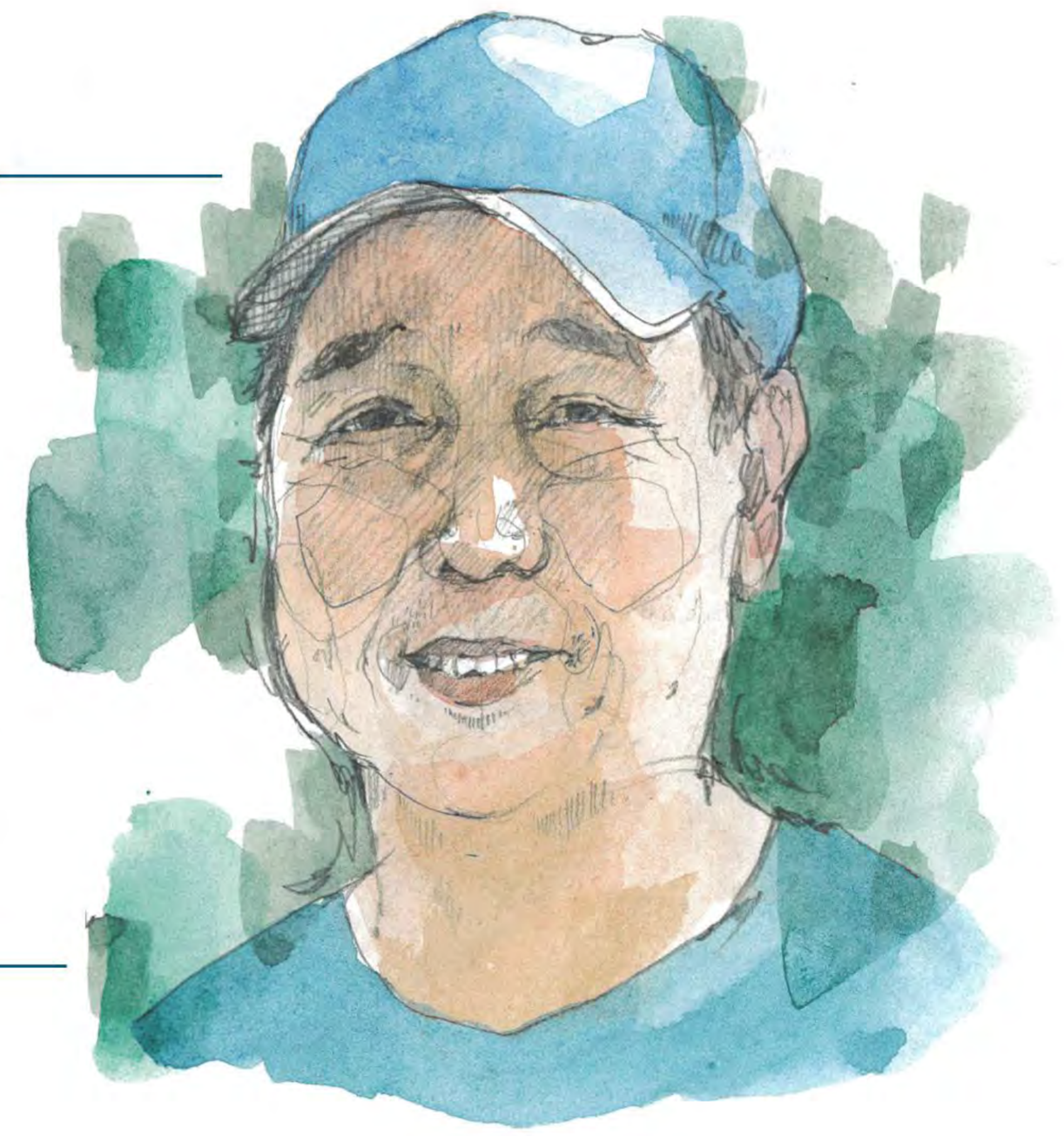
梁炳華 (主編) (1996)，《香港歷史專題：往昔的追尋 》，香港：迪彩印刷有限公司

羅慧燕 (2015)，《 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 》，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王賡武 (1997)，《 香港史新編：上冊 》，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黃世輝與宮崎清 (1996)，做為台灣地方文化再生的「社區總體營造」的展開。《日本設計學會誌「設計學研究」》, 43,(1), 97-106。

重聚谷埔



宋玉錢先生
谷埔老圍村民

右圖 宋玉錢提「谷埔」二字（插畫由曾孝慈繪製）
下圖 宋玉錢帶理大團隊成員走進老圍尋找他舊居住處



「去英國是捱世界打工，不是移民。」

「去英國，捱世界打工，賺錢。而家移民係賣樓去英國，當時我哋係冇錢去英國。」村民宋玉錢先生形容他 1968 年移居英國的決定。

谷埔故事，也是移民故事，美國、英國、香港，百年的流徙，歸來，改變村民和新界的命運。

二戰後，英國缺乏勞動力，加上工黨政府上台，訂立**「1948 年英國國籍法」**[9]，容許殖民地的人民移居英國打工和生活。半世紀前，香港生活艱苦，加上沙頭角墟市和農業因設立禁區，大受打擊，而當時英國餐館雜役的薪水是香港工人的四倍，吸引不少谷埔的客家人，於六十年代逐步移居英國。本地村落人口嚴重流失，至今仍無法回復往日景像。**「同一輩的人，10 個有 8 到 9 個人都移民，即是 70 歲左右，到 60 歲左右一代， 10 個人當中有 7 人在外國。」**



初到貴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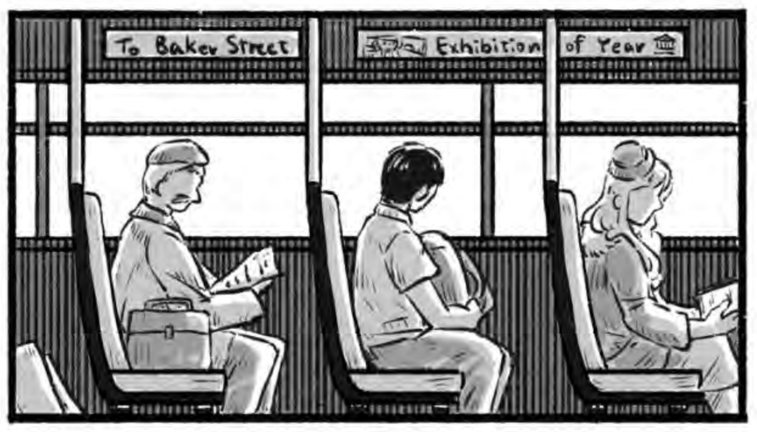
移民，糾纏谷埔百年的話題。第一代的移民於 20 世紀初，當海員偷渡至美國，憑着努力成為殷實的華僑，30 年代寄回資金興建啟才學校及田心數間大宅。宋玉錢笑說：**「南洋牛，金山客」**，移民美國，遠比南洋受歡迎。第二代的移民則是錢哥的一群，為生計去英國打工，他們不少後代也回啟才讀書，無忘村中文化。





人的問題難不上他，但食物卻是難題，昔日谷埔的零食，就是將茶果曬乾，切條食用，所以有村民誤認薯條為茶果。有其他村民指：**「不知道什麼是薯條，以為是曬乾了的茶果。」**

他於啟才畢業，1964 年已在市區做點心師傅。他憶述移居的過程：**「當時堂哥見他生活貧困，1968 年，找餐館給他做擔保 (辦勞工紙)，讓他到蘇格蘭。當時每家人，都有人外出打工，賺錢寄回家中。當時愛丁堡，大概只有百多位華人，大部份都是客家人。」**



回想初到貴境，同期，超過 50 萬加納比海人移民英國，有如大熔爐，**「見到不少人，有印度人、黑人，說不上驚訝。」**



留英半世紀，為了家庭。他在伯明翰擁有外賣店，定時寄錢回家，改善谷埔家人的生活，孫兒亦於當地就讀私立學校。順利的生活，但唯獨英語不太靈光。

上圖 在英交通也是難題。他平時生活，主要在城市裏，曾試過搭巴士去海邊，由於看不懂巴士牌，不懂回到城市，流落野外，十分驚慌，之後沒有再坐交通工具外出。(插圖由蔡佩瀅繪)

[9] 香港戰後第一波移民潮：1948 年英國國籍法 https://www.cup.com.hk/2021/11/02/british-nationality-act-1948-and-hong-kong-immigrants/

維繫村民與客家人

對融入英國社會，宋玉錢更花思維繫英國的村民和華僑，他鄉遇故知，傳承中華文化。

他和英國的客家人定期舉行活動，如食飯，跟坪洋村，打鼓嶺、西貢的客家人也十分相熟。有趣是住在蘇格蘭的華人通常會在新年聚會，英格蘭的客家人則在聖誕節聚會，因為蘇格蘭人念紀着當年英格蘭人於聖誕節的入侵，所以從來不慶祝聖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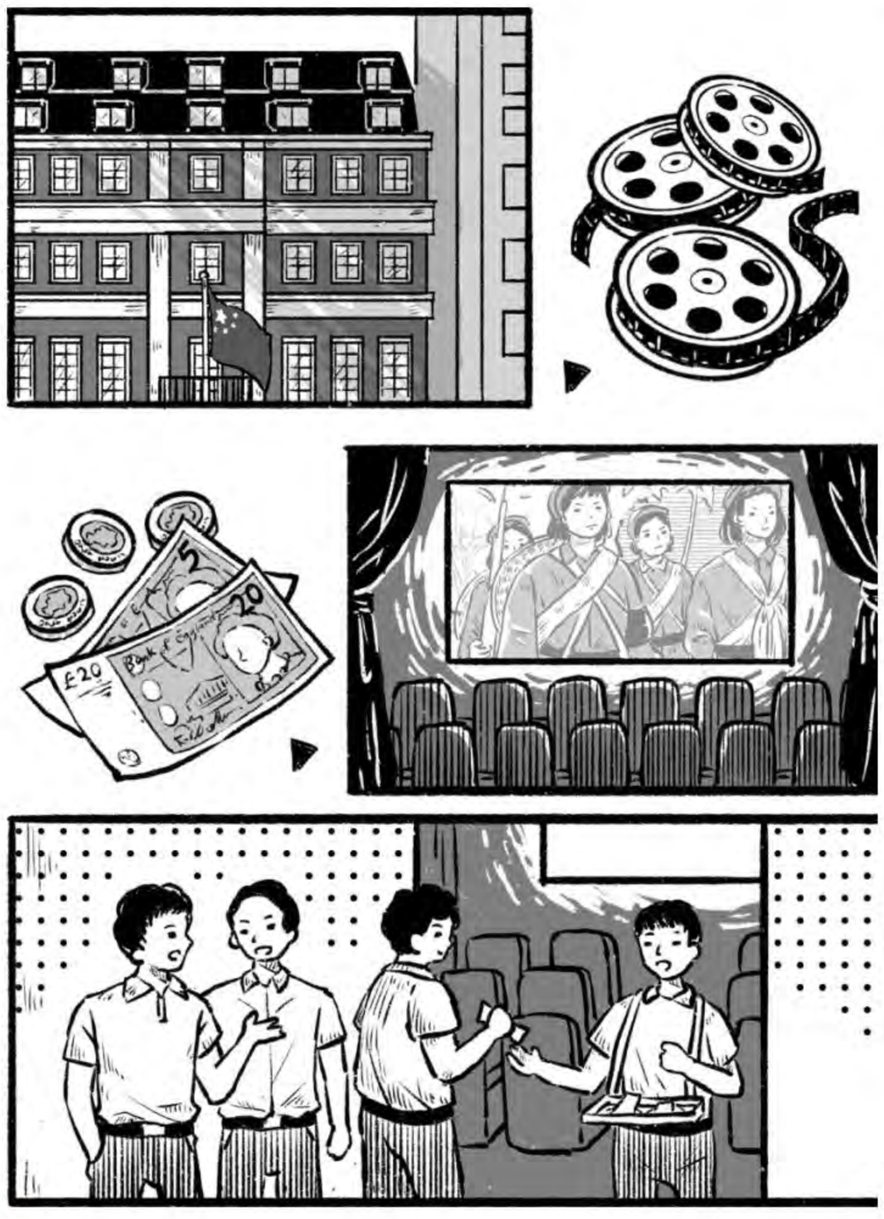
他參與華僑組織 20 多年，**「20 年前英國主要的仍是客家人，新年的時會舞麒麟，中國大使館會免費借出電影，給他們放映，最早期是《上高嶺》。文革之後，有《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的電影。」**

「10 月 1 日前，我們去大使館拿取電影，再在城市中租借電影院。電影院全場租金大概 28 英鎊，再收取入場費，可賺到利潤。觀眾全是中國人，沒有外國人看這些電影。」這類放映，成為不少海外村民的娛樂，而大型活動更邀請大使館參贊出席。

近十年英國的華僑組織改變，由沙頭角客家人，改為移民的福建人第二代。十多年前，他亦有參與「華僑社」，並於伯明翰開設星期日學校，擔任校長，為 400 位學生教授中文，而老師都來自香港或大陸。



上圖 華僑社中文學校畢業暨頒獎典禮大合照，圖第二行中間為宋玉錢校長。





左圖 60 年代旅英村民娛樂不多，跟今天差不多，包場放映中文電影，以解思鄉之苦。當年，從中國大使館借取拷貝，放映紅色電影。（插圖由蔡佩瑩繪）



「有一半的房屋已經倒塌了，人去樓空，人都走晒。」宋玉錢回到老圍舊居，不禁一陣唏噓。

重回谷埔的失落

英國生活恢意，但他仍心繫家鄉。回鄉不容易，早年在英國工作，幾十年只回港兩次，70 年代的飛機票，大概等於他三星期的人工。

因為英國，他愛上足球，**「1978 年第一次從英國回到香港，跟 (村民) 何瑞庭一齊睇西德對荷蘭世界盃，當年的轉變不大，村裏面的屋到時有人住，現在只有一、兩間，去了外國。」**那年頭的德國碧根鮑華、英國卜比．查爾頓，住在香港也難接觸的球星，他都牢記在心中。

2014 年，再次回來，谷埔已面目全非。**「有一半的房屋已經倒塌了，人去樓空，人走晒。有人就乜都有，但現在所有人走晒，只剩下一個老人家在居住，非常失落。」**疫情前，他回來了，滯留香港，無心插柳，尋回回憶。

小時候，他愛在五肚村瀑布下的水塘游水。**「夏天，跟老圍朋友，打手勢，就去游水。當時，跟朋友做蛙式的手勢，為的是不想給媽知道偷偷去游水。去入五肚的山中，已覺得好涼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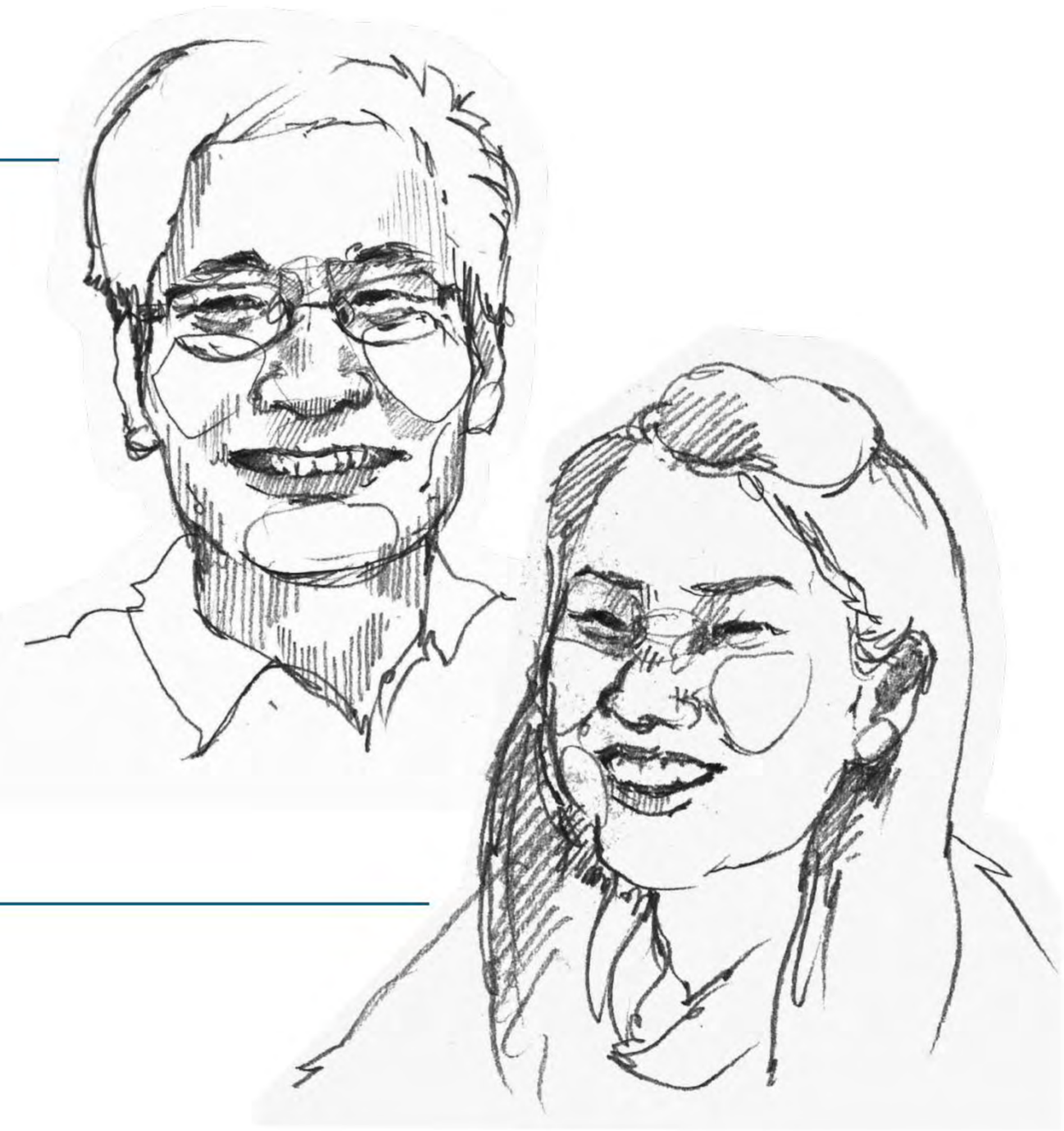
兩年前，他和村民重新復修這已堆滿淤泥的水池。兩個的夏天，差不多日日回去村裏，每日由早上工作至下午四時，不斷的挖泥，挖走十噸泥頭，終能在水塘暢泳，半世紀前，感覺依然，只是換上了斑駁的頭髮。

英國，他找到生計；谷埔，他找回生活。近年，疫情下，他暫回港居住。走回童年的阡陌間，享受新鮮空氣，尋回村民間的情懷，談天說地相濡以沫。



左圖 小時候村民在五肚上的瀑布水塘游水 。
下圖 兩年前起，宋玉錢與其他村民清理塘中瘀泥，終能在水塘中暢泳。(插圖由蔡佩瑩繪)

重聚谷埔



李生與李太
谷埔老圍村民

下圖 老圍不少屋房飽歷風雨，但近年漸多村民回到村中打理及修復房屋。（插畫由曾孝慈繪製）



「地係用嚟留俾下一代，不是賣。」

老爺的一句話，村民李太念茲，與丈夫回到谷埔老圍，花上積蓄復修祖屋。金錢、時間、心力，復興荒廢村莊，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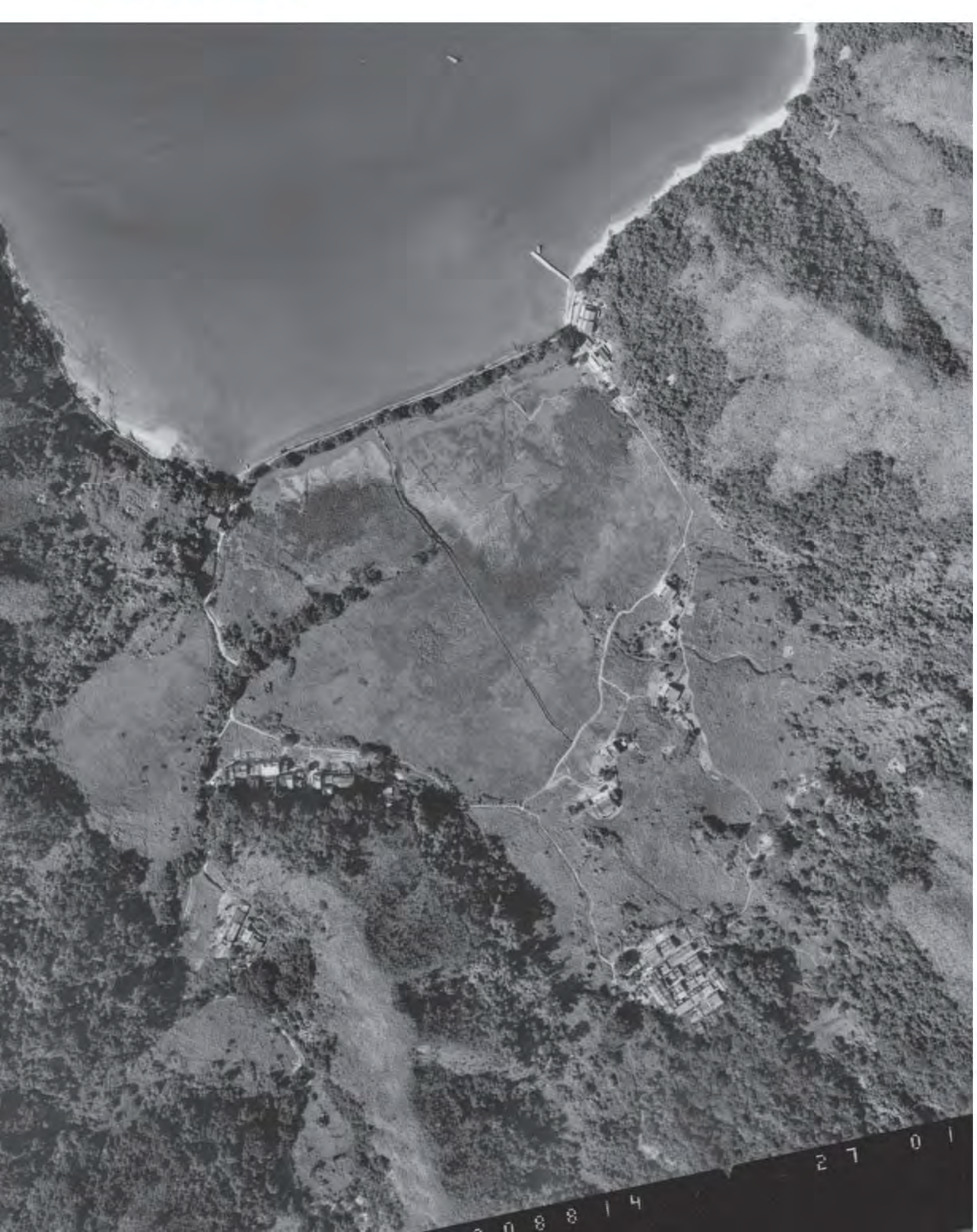
面對地產發展，一人力量很弱，但集合村民就有力量，上世紀 90 年代，曾有地產商在谷埔收地。李生父親 (老爺) 一直不想賣出祖業，他於賣地律師卡片上寫着**「地賣予外人」**，常常將一句話掛在口邊：**「地係用嚟留俾下一代，不是賣。」**事隔十多年，李太說起這話，仍擲地有聲。

祖屋是居住，土地是生活，簡單道理，卻被遺忘了。



下圖 1996 年 10 月航拍圖，谷埔田心農田已被紅樹林取代，梯田不復存在，村民指 1985 年起已不再耕作稻米。(航拍照片由香港地政總署提供)

右圖 老圍小部分房屋因日久失修而倒塌。



尋回昔日的「人氣」

李生童年在谷埔長大，幫父母插秧種米，花上 20 分鐘爬上梯田，艱難非常。想起啟才校園生活，笑顏逐開。年青時，如不少村民般，到英國留學，從事專業行業。

1994 年，近 20 年後回到谷埔，物是人非，童年的農田，啟才的笑聲不復再見：**「感覺唏噓，村中仍然有田，但是已經沒有人耕種。」**想不到急景殘年之景每況愈下，**「1990 年至 2000 年，村落急速變化，變成沒有人居住，回來時仍有老人家居住，後來 90 年代後期，最老一批都去世，村落變成冇人居住。」**

荒廢的谷埔是李生和李太的家園，他們決定做點事，不要讓家園消亡。

李生希望村內有**「有人氣」**，但谷埔地處偏遠，長期居住或許困難，但他們鼓勵村民回村生活，看看祖屋，享受自然。但村中設施百廢待興，沒有自來水，屋宇大多無抽水馬桶，而老圍更缺乏網絡覆蓋。

一切從自來水開始

「一個人做不行，好無奈，要幾家人努力。」

李氏夫婦打算從水着手，本來老圍有水塘，昔日村內居民眾多，每年有一隊人去清理雜草，拉水管。但隨着人口凋零，上水塘的路，已經雜草叢生，難以開通水塘，所以谷埔不少住宅都缺乏食水供應。

李生與老圍村民 Hold 決定申請水錶，跟水務署聯絡，署方表示要五間住戶安裝水喉，才供應自來水。最後他在村民的聯絡群組內，找到另外四家人。再逐一說服每家人，自來水的重要。他回憶其中一家對花錢接駁水管，有所猶疑。李生鼓勵他們在舊屋留宿一晚，那家人感覺很大不同，結果決定參加接駁自來水。

他們前後花上兩年時間，花費上萬元，成功接駁水管。因着自來水，他們可有清潔的水洗衫，煮食，成功吸引其他人於假日回村中生活渡假。

村落無法回復昔日的熱鬧，但李氏夫婦努力，尋回**「人氣」**。



1

李氏夫婦和 Hold 聯絡不同村民，邀請他們參與安裝自來水的項目。



2

他們成功邀得5個家庭參與，並安排水務人員舖設水管。



3

李太重回祖屋，發現屋內一片荒蕪，加上家姑一藉話，決心維修好舊居。（插畫均由黃貝瀅所繪）

落手落腳復修祖屋

李太感嘆老圍的排屋大不如昔：**「老圍已經很多房子倒塌，起碼少了三排的房屋，可住人的房屋剩下不夠五間。」**

反求諸己，她用行動改變谷埔，**「反省可以做啲咩，就復修祖屋」**。

「以前掃墓，入祖屋，掃開了雜物，上香就走，不會留在屋中。其他人都是拜祭完祠堂，就離開。有一次移居巴拿馬的大姑奶說了一句說話『好心執下間屋』。」李太念念不忘這話，決心復修祖屋。**「自己地方，不要由得佢爛。」**

除了自來水，也要安居，開始他們八年的復修之旅。

李家復修祖屋的八年流程：

① 更新電表
② 重新認識村落和鄰居村民
③ 集合村民，向水務署申請自來水
④ 更換傳統鐵窗的玻璃
⑤ 翻新生銹的器具
為木器塗上防蟻蛀蝕油
⑥ 處理屋頂橫樑被蛀、漏水
⑦ 開墾荒地，享受自然



上圖 李家復修祖屋的經過，歷時八年，現在仍然進行中。(插畫均由黃貝瀅所繪)

2016 年李氏夫婦回來，更新電表後。發現祖屋出現老屋最大的敵人 — 白蟻，開始蛀蝕屋樑，決定修整屋頂。近年，因為疫情多留在村落，平時放假便回來復修，花上三年將屋頂換成鋼架，用上 18 個月塗上防漏水油，再復修屋頂的瓦仔。他們無師自通，無懼驚險爬上天屋頂，拔走破壞屋頂的榕樹苗。此外，為了保存祖屋原貌，他們堅持為傳統鐵窗換上玻璃，而不是更換更方便的鋁窗、也費盡心機，親手翻新生銹的器具 (欄杆、大閘、窗戶、及椅子)，亦為木器 (枱椅、木櫃、茶几) 塗上防蟻蛀蝕的油層。每一個細節，盡善盡美，為的是保存老爺的一番心血。

祖屋不只是居所，也是老爺的寄願。李太回想：**「老爺一生人夢想是起屋，同沙頭角買屋 。」**老爺生前的最後八年歲月，跟她談過去的往事，感受尤深。半世紀前，老爺花上三萬重建祖屋，由青磚屋改建為排屋，只求一家安居。後來，地產商打算收購村中的土地，老爺千個萬個不願，後來交易失敗，再有艇仔 (收地代理人) 來收地，他堅持不賣地。老爺常常說：**「地係用嚟留俾下一代，不是賣。上代使命是留住土地，所以我要復修祖屋，留住老爺的地。」**

谷埔回不了過去，但李氏夫妻努力聯繫不同村民建立更美好的谷埔。李太主意很多，心中常盤算如何令村落變得更好：**「想建廁所，希望興建圍欄，避免野豬侵入農田。」**近日，他們為祖居安裝冷氣及安裝馬桶，回來生活，不再是夢想。

「摘去鮮花，種出大廈。」這一定是文明嗎？上一代留下的使命，李家一直堅守，守護這遍他們深愛而又獨一無二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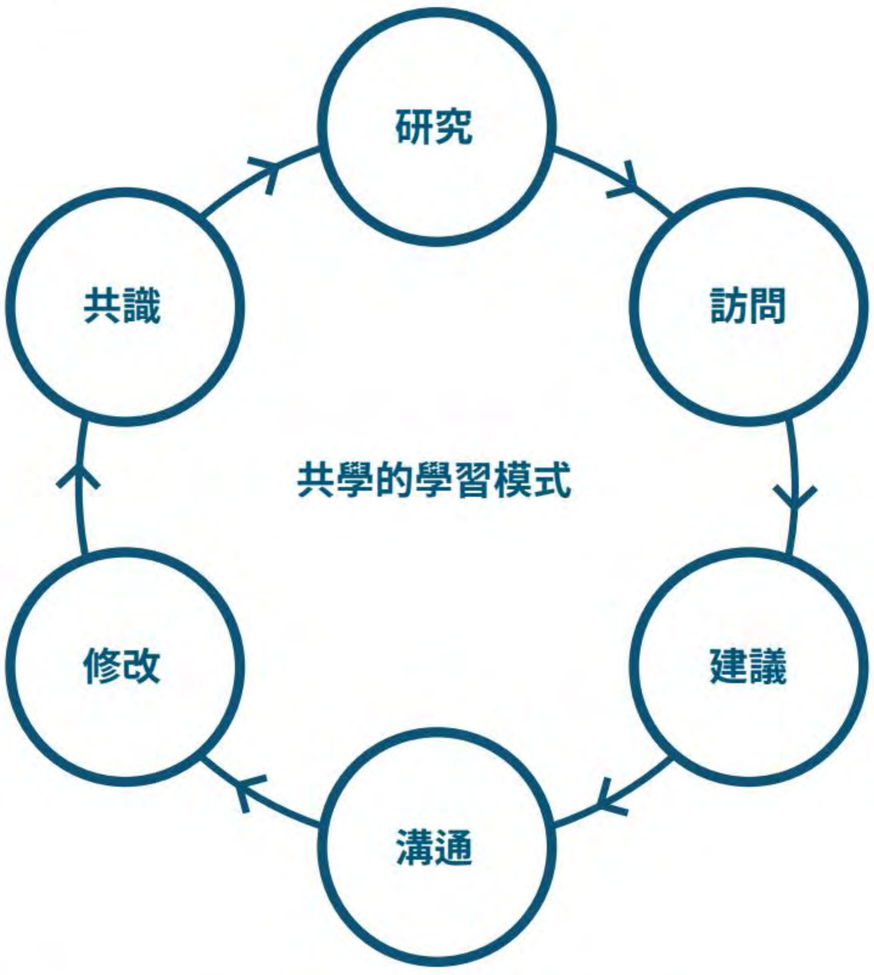
《谷埔大學堂》

理大團隊自 2021 年 11 月開始共學計劃，與學生走入谷埔，跟村落共同學習。

我們籌辦 6 個共學教育課程，有超過 200 名學生及 10 多位村民參與。活用谷埔，作為學習點，讓學生，於體會中學習。從建築、規劃、歷史、文化、生態、觀察、教育和藝術的角度，發掘村落的優勢，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共學的學習模式，重點是體驗，達至教學相長。

學生由研究開始，比對外地例子，了解本地不同村落發展，結合實地考察和訪問，與村民建立關係，並找出問題，或優勢作發揮，並提出具體建議。共學強調是溝通，建議需要從生活出發，將心比己，了解村民處境，村民亦可因學生的創意提議，有所獲益，建立共同的共識。而隨着時間改變，情況有變，共識亦可有所調整，不斷改進。













以下為其中兩個學生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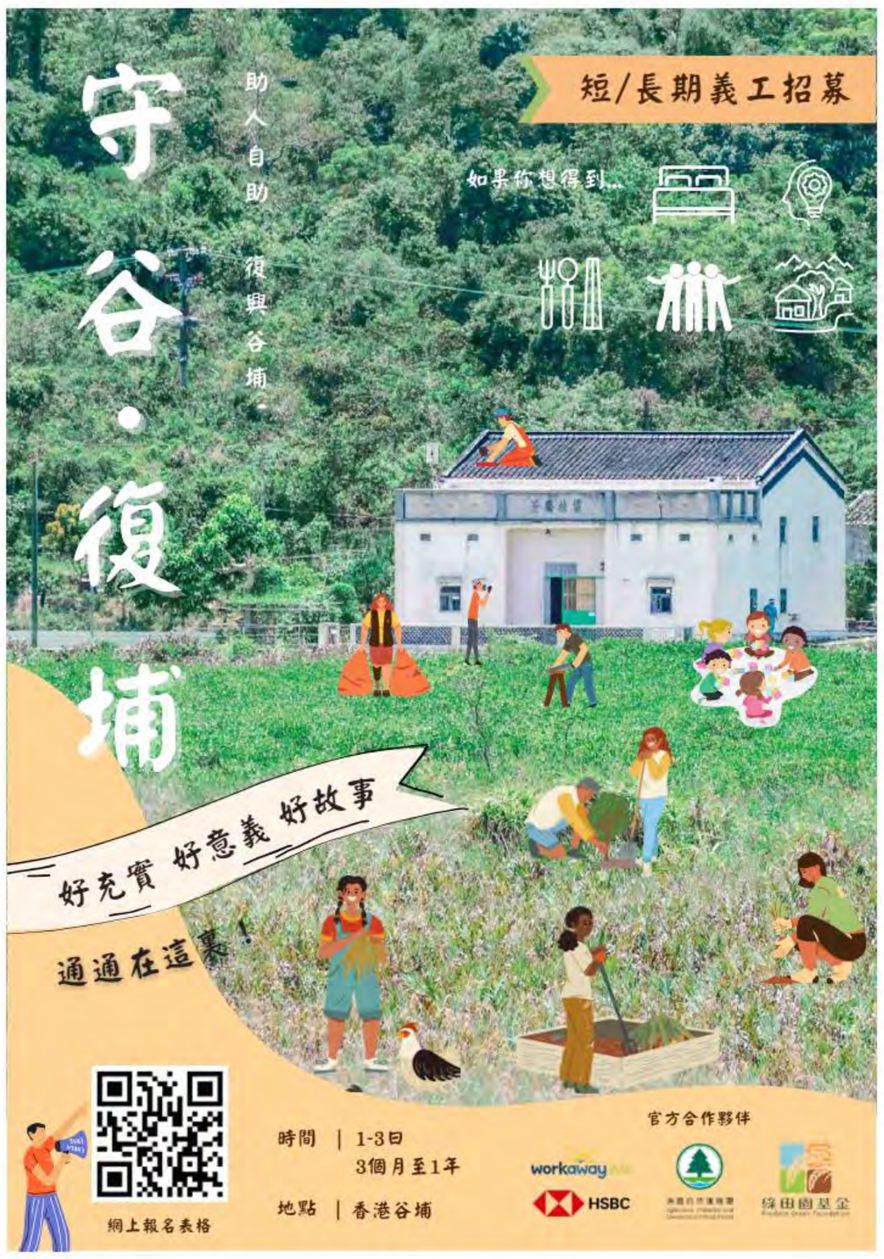
(一) 服務學習：理工設計系

解決地方問題，必須從社區入手。

2022 年 6 月，理大設計系 35 位的學生，由 12 位村民導師帶領下，花二個月，探索村落的優勢和問題，再於啟才學校與村民 (包括兩位村長) 交流建議。

學生運用設計的專業，提出建議，針對目前谷埔情況。谷埔缺乏人手復興村落，學生提出義工計劃，吸引海內外義工留村，建議短期打工換宿，亦發展客家菜，推廣品牌。此外，村內避雨和休憩空間不足，學生建議將堤壩改造為屬於村民和旅人的公共空間，既美化村落，創立地標，亦提供望海的聚會場地。

交流會氣氛熱烈，村民欣賞學生的概念和付出，覺得有數個項目都具實用性，包括義工計劃、堤壩改造。他們認為同學們創意成熟，形容是谷埔的好開始。雖然現實有限制，如地權、資金、維修及配套等問題，但他們仍主動向團隊分享資源。鄉郊發展，偶會遇到村民的反對。是次活動藉以人為本的設計，衷心與村民溝通、共同構想，創造不同機遇。



左圖 「守谷複埔」義工計劃提案，以復興谷埔、助人自助為主題，設計了一系列義工計劃。以不同工作內容及技能作分類，為村民進行一日、短期及長期義工服務以換取食宿。



左圖 「遊谷捕影」生態旅遊，可以令新一代發掘谷埔獨特生態，全部的設計會由小朋友作為出發點，讓各位小朋友可以用自己的步伐去探索、認識谷埔的生態，同時希望有較高的互動性，吸引一家大小入谷埔體驗一日。

左圖 學生於啟才學校向村民作最後匯報，團隊亦在討論過程中得知村民的願景， 課程中學生數次入村實地考察，亦在團隊安排下走進村民的家，與村民直交流 村民十分樂意與學生分享往事，在對談過程中了解村民的需要。



上圖 「同心稻心」可用作觀景、營地住宿和聚集點的稻心營。



上圖 「重遊谷埔」可用作休憩、觀景、擺放市集並舉行工作坊。推廣谷埔特產，連繫城鄉，增加大眾對谷埔的認知。

(一) 學徒計劃：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共學是互動過程，參與不只一種方式。

2022 年 8 月，我們安排 21 位中四學生用不同形式呈現谷埔之美，學生來自藝術文化為主的學校，具有創意和藝術訓練，他們活用本土潮流文化、從遊戲（軟件）、影片等方向入手，重新包括過去歷史和產業。

學生從村民口述故事取材，創作劇本和產品。其中，提出「谷埔 join 園」的電子遊戲為概念，設計谷埔的活動任務遊戲，讓遊客根據地圖進行不同程度的任務，認識谷埔過去的生活和美好的回憶。

影片製作，將村民故事重新編寫，如：半世紀前，村民移民離家在市區打工與茶果製作，拍攝成劇情短片。村民積極參與，粉墨登場，扮演角色。短片不單可對外宣傳谷埔，亦可連繫村民。

歷史是資源，學生創意，村民故事，只要用得其所，就可講好谷埔。

共學是過程，不同世代、背景，村民與學生，共同因谷埔走在一起，為社區出力。

4 5 6

《Our Summer》 由於從早到晚都被迫在學習，主角凱澄自小便不懂得玩樂，即使回到家鄉谷埔有美麗景色也只會溫習及發呆。直至一天凱澄遇見了另一位主角柏喬，兩人的交流開始為凱澄帶來改變。當凱澄再次回谷埔時，也漸漸開始懂得去享受玩樂了。

7 8 9

《遙遠...》 以谷埔為背景，講述一對兄妹離別的故事。妹妹決定離開谷埔到市區生活，而哥哥則繼續留在谷埔，描述妹妹在市區的經歷和掛念谷埔的心情。

1



2



3











1. **「谷埔·重聚」**學生以拼圖作原型，結合「谷埔·重聚」的主題，重組及重建谷埔，並為重組後的谷埔進行活動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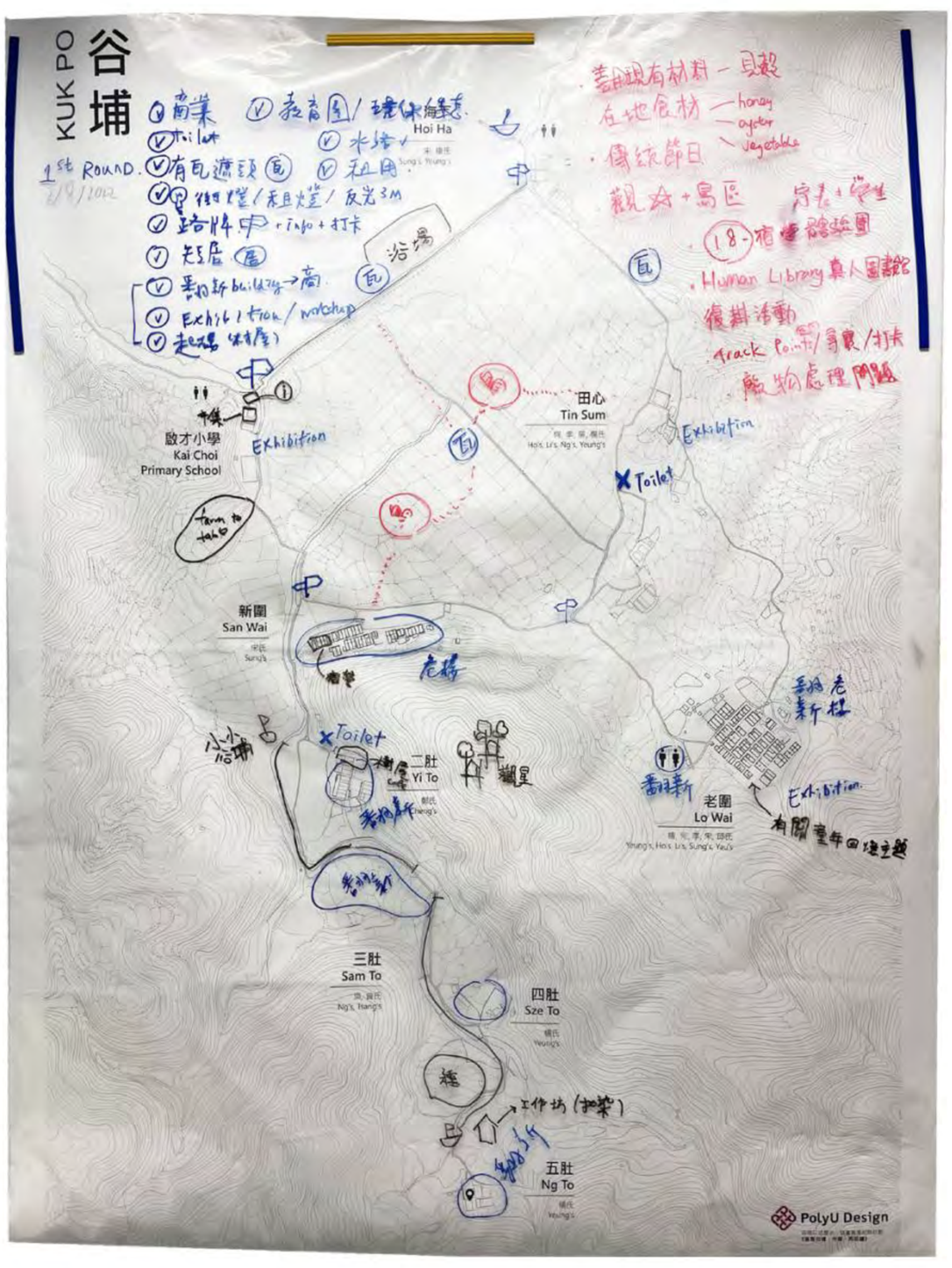
2. **「肥仔農舍餐廳」** 學生以生態循環為目標，設計了一個與梯田結合而成的農舍餐廳建築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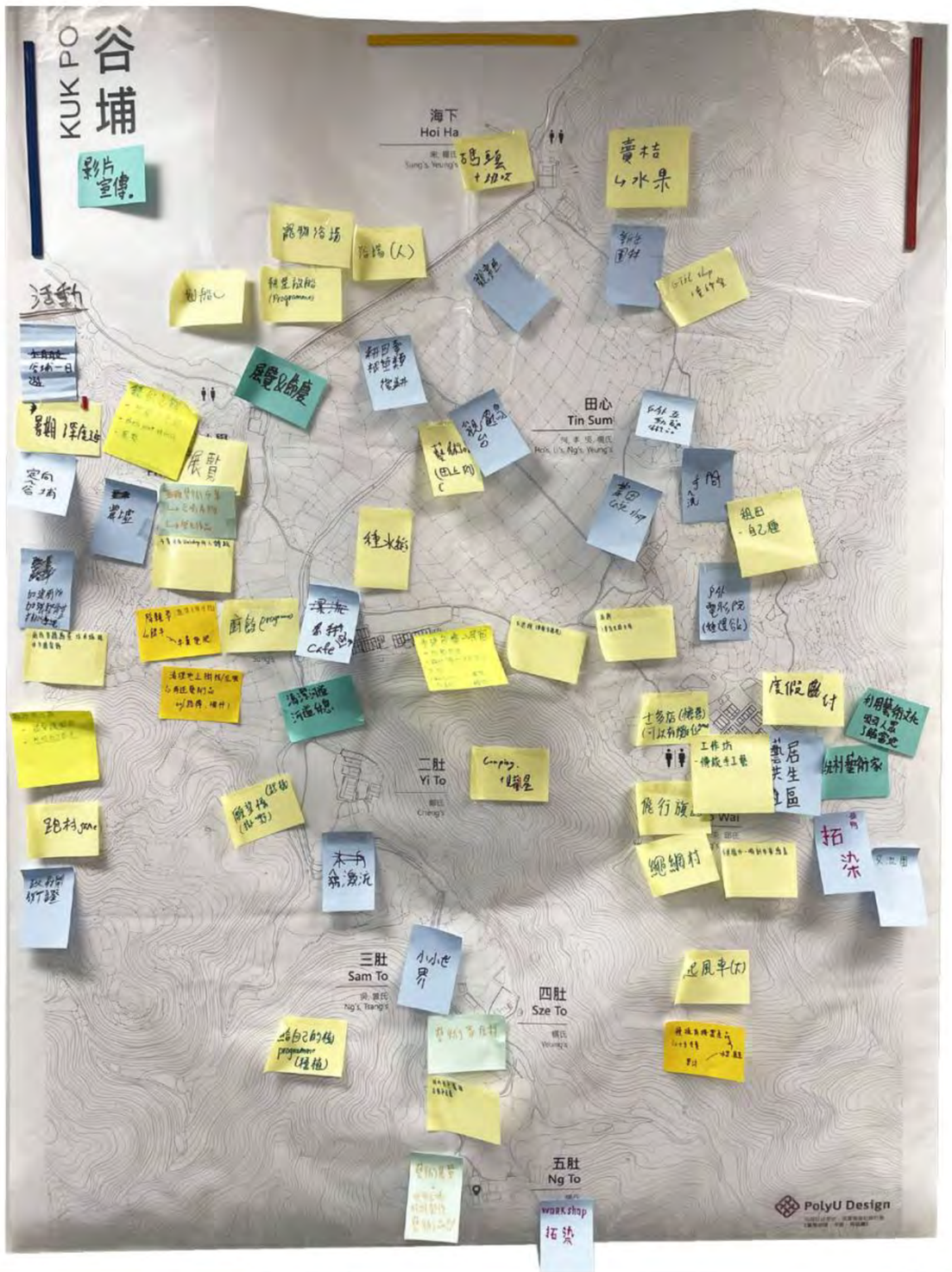
3. **「谷埔 join 園」**的電子遊戲為概念，設計谷埔的活動任務遊戲，讓遊客根據地圖進行不同程度的任務，認識谷埔過去的生活和美好的回憶。



下圖 學生眼中的谷埔未來，天馬行空，將創意帶入村中，如：路牌、真人圖書館、激流、跑村活動等等。

上圖 學徒計劃以社區設計為教學方向，導師為不同專業領域設計師 ，以村民的故事為藍圖，設計適用於谷埔發展的提案。











《谷埔 365》生活之美好之村民

攝影：宋錦揚 (Mark)

日暮星晨，谷埔的一年有 365 日，每天變化如何呢？

英國回流的村民宋錦揚 (Mark)，用攝影機紀錄谷埔一整年的四季星晨，與自然同呼同吸。作品的題材，主要是村民生活、四時農作物和建築之美景。從打漁收穫、耕種辛酸、村民寒喧，反映村落的真實。他鏡頭下，四時之谷埔，道盡不同的風光，冬霧籠村、春日熹微、秋意盎然，盛夏繁花。

《谷埔 365》是參與式的藝術創作，用第一身紀錄谷埔，美好，不止風光，也載於生活。

宋錦揚於谷埔出生，成長於英國，擅長攝影和拍攝，並曾於 BBC 傳媒任職記者。後回流香港，居於谷埔老圍的祖屋。

2022 /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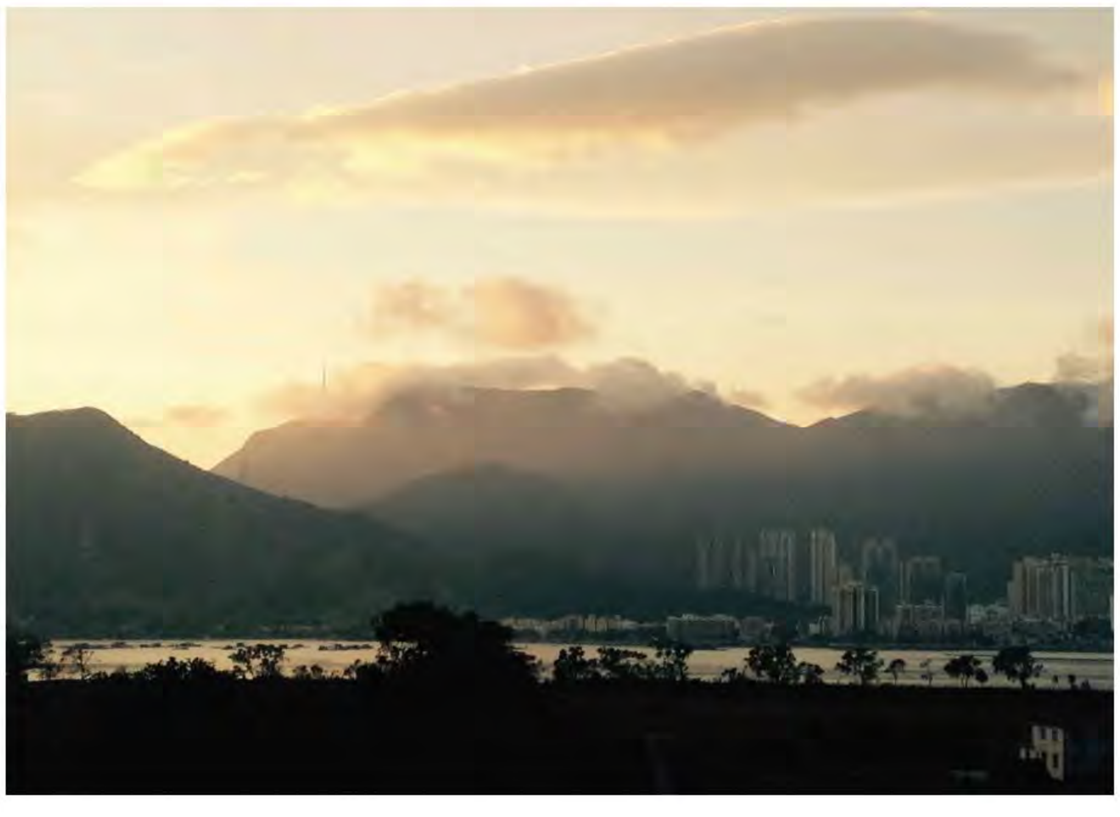


2022 / 05











2022 / 06



2022 /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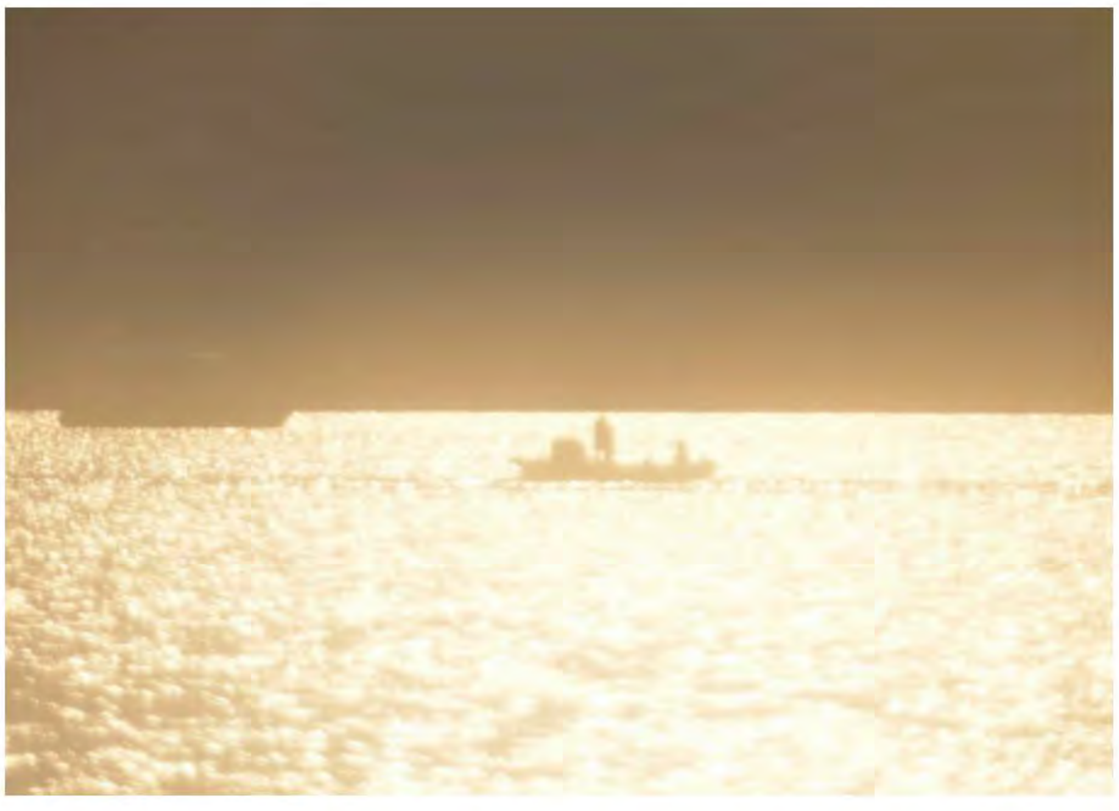




2022 / 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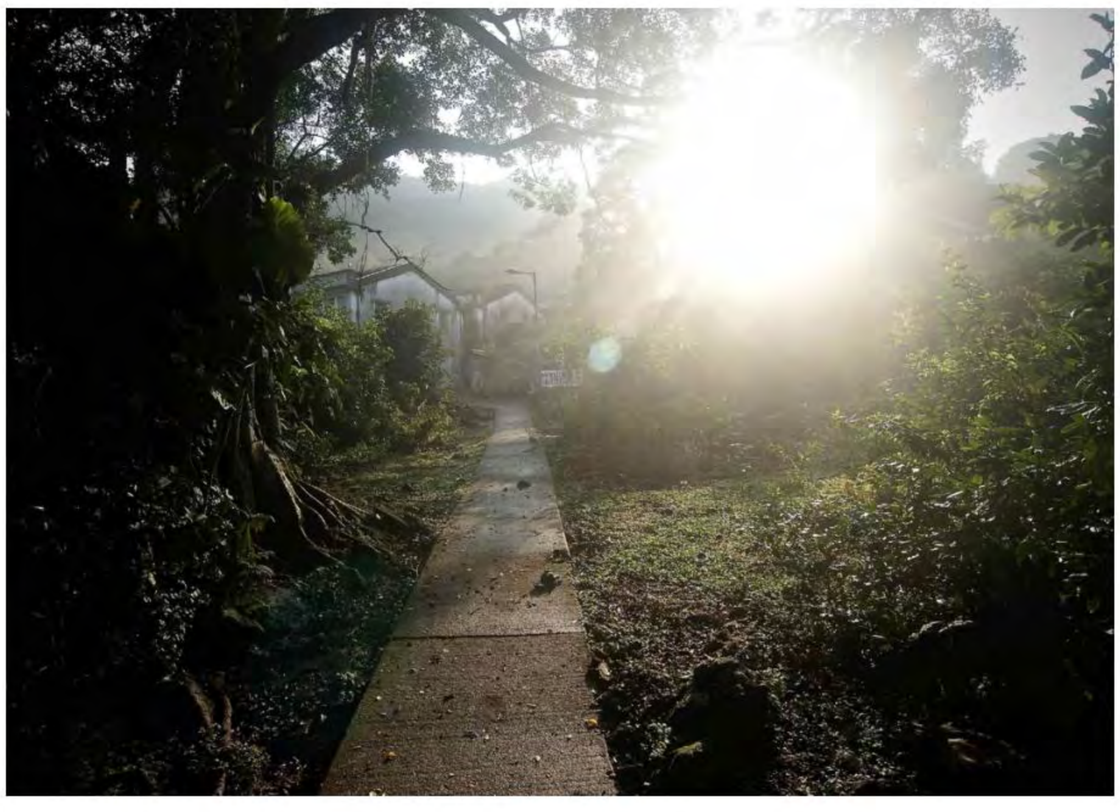
2022 / 09











村民投稿 LETTER TO EDITOR

《谷埔客家女性的了不起》(節錄)

Marvellous Hakka Lady from the Land of Joy and Peace

作者：範仔



這篇文章主要是透過講述一位一生在谷埔農村生活的已故嫲嫲的故事，細緻描述她的刻苦耐勞的客家婦女特質，從而精闢地闡述客家農村婦女的生活寫照。在谷埔村內，女性是家庭重要的支柱之一，她們為自己家庭奉獻一生，既要為外出工作的丈夫守護家園，亦要為她們的子女提供無微不至的照顧。而事實上，她們的確很了不起。雖然筆者長居市區多年，但從前與嫲嫲在谷埔相處的日子和當中的生活點滴早已經烙印在記憶內，每當想起嫲嫲時，昔日的生活花絮與點滴還歷歷在目。在文中，我會讓大家認識我的嫲嫲：這位偉大的典型谷埔客家女性。

谷埔人的語言精髓 - 客家話

還記得幼年的時候，我曾在谷埔生活了一段頗長的日子，我是由嫲嫲撫養大的。嫲嫲名叫葉嬌，只懂客家話，當時居住在谷埔的人普遍操客家話的。由於我從小都以客家話與嫲嫲溝通，故此，在我往市區上學前也只懂客家話這種方言。我還記起在市區讀幼稚園的時候，當我用客家話問可否上洗手間或作出其他要求時，老師總是聽不懂，但說也奇怪，當時我並沒有因為只懂客家話不懂其他語言而感到自卑。現在回憶起來，反而感到自豪。這是因為客家話這種方言蘊含著傳統漢文化的精髓，而且客家話有悠久歷史，充滿著鄉村的濃厚人情和鄉土氣色，故有古漢語「活化石」之稱。

嫲嫲的傳統客家人服飾

嫲嫲是一位傳統的客家婦女，衣著打扮都是典型的客家裝束。由於要配合農村耕田力役的生活需要，服飾的設計主線簡樸素色，布料則以耐用為主。記憶中的嫲嫲大部分時間都是粗衣麻布，服飾主要由大襟衫、大襠褲、圍裙、頭巾等布料組成。嫲嫲平日披上黑色的大襟衫與穿上大襠褲，頭戴俗稱「冬頭帕」的客家布帽，這頂黑方形的頭帕，繫上白色的布帶，有時配有環扣，一端扣於腦後髮髻上，而另一端扣於頸下。嫲嫲的頭帕作用可大呢！夏天可遮陽擋雨，冬天可防風護暖，為一年四季在戶外工作的她給頭部提供極好的保護。由於嫲嫲長時間從事勞動工作，頭上除了配戴頭帕外，身上亦經常穿上圍帕，稱為吊裙，頂端用帶掛於頸部或與面衣的頸扣互相扣緊，胸前用帶扎於腰部。

像我嫲嫲這樣典型的客家婦女，其實清代文人黃遵憲筆下一句「蓬頭赤足，帕首裙身」的話形容得相當貼切，一句言簡意賅的話已精闢道出客家婦女的典型形象呢。這樣鮮明的形象，村外人或市區人即使遠處瞥一眼，也能看得出嫲嫲是客家人呢！這樣設計的客家服裝，除了揉合了南下遷徙的漢民族文化特色外，亦結合了環保與實用的理念，所以我認為客家服裝正好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徵。





嫲嫲的親切背影

谷埔位於新界最北端的靠山近海村落，毗鄰深圳沙頭角，由於交通極不方便，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街渡，故此，大部分村民都已遷徙到市區，上學或工作，我也不例外呢。現在我只有在一些重要的傳統節日如農曆新年、清明節和重陽節等才會返回谷埔祖家打掃一番。

每當重返老家的途中，路經田心的石壘時，總會駐足一會，或往前走了幾步又回首遠望，緬懷昔日孩童時那溫馨的生活片段，也想起了嫲嫲照顧我的一些往事。石壘雖然屹立舊地，但經過無數次淒風厲雨的洗禮後，石壘表面出現的斑駁痕跡已默默見證了那歲月流逝的無情。

我從小便居住在谷埔老圍村，從前嫲嫲每逢隔天便會帶我由谷埔老圍到沙頭角投墟（買日用品及肉菜等食物）。當時谷埔村民只能靠乘搭街渡這個方法到沙頭角去，而由老圍村步行至谷埔碼頭需要行經一條頗長的小徑。記得幼年時，沿著這小徑步行途中，每每到達這塊石壘時，總會感到疲倦。嫲嫲見我疲倦的樣子，便會不辭勞苦扛著我完成餘下的旅程－我用腳踏着這個石壘一躍爬上嫲嫲的背上，之後的路程便由嫲嫲背著我一步一步搖晃著身子去完成。從這塊石壘到碼頭，路途頗遙遠，每次依偎伏在嫲嫲那團因種田挑水而練得厚厚的肩背時，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安全感。有時嫲嫲怕我餓壞了，總會從她的口袋裏掏出她親手造的茶果，我從她那隻長滿老繭的手掌接過後，和暖而軟綿綿的茶果含在嘴裏，在微風吹拂下，很多時我不知不覺便進入夢鄉。到了碼頭時，還是嫲嫲輕輕把我拍醒：「範仔！到了碼頭上船囉！」

雖然嫲嫲背著我，未曾發過半點的怨言，但對於一位老人家來說，這樣長時間的操勞其實相當辛苦，更何況她一直含辛茹苦把我們三位孫兒撫養大呢。由於長期的辛勞，嫲嫲到了年紀老邁的時候，腰板已經不能挺直了，每每看到她背負著沈重而彎彎的脊骨時，總是步履蹣跚，內心的傷感油然而生。而今，我每次返回谷埔這故鄉時，要是在這條羊腸小徑見到一位老人駝背的身影時，便不期然憶起了小時候讀過朱自清那篇《背影》裏那位老人家的背影，更想起嫲嫲扛著我們一個又一個的孫兒走過這條路，此時此刻依然有愧於心。因此，自得悉嫲嫲離世的那一刻，心情久久難以平復。猶記得嫲嫲臨終時，她特意吩咐我們找人為她唱一首頌客家歌謠《叫黃河》，心想這可能是走向極樂世界離世的客家頌，相信也已經失傳了。

以前谷埔的客家女性是相當刻苦耐勞的，她們實在很捱得苦頭，為村內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資源和生產動力。夏天的時候，她們在烈日當空下田工作、看牛；雨天的時候，她們會披上蓑衣趕著收割農作物；養牛、餵豬、養雞、上山砍樹是每天的例行公事，還要打點屋裡的一切雜務，挑水、洗衣、斬柴、煮飯……更要照顧家中的年幼孫兒，這樣吃苦辛勞，相信時下的都市人未必可以熬得過，客家女性實在既偉大又刻苦耐勞呢！

谷埔人投墟及上茶樓

谷埔村裏客家婦女很早起床，嫲嫲每天早上五點便起床梳洗，隔日會到沙頭角投墟，她和一些鄰居普遍每星期有一次到茶樓飲茶。以前的農村，缺乏娛樂節目，她們每星期這樣一趟到茶樓聚會已是奢侈的休閒活動了。嫲嫲曾經說過她們最喜

歡到沙頭角一間名為海山酒樓品嚐點心，通常吃完早餐後便會到市集買一些豬肉、魚和水果之類的食物。嫲嫲很少買菜，因為當時我們吃的菜都是自給自足，不夠吃便再下田採摘。

我還記得，當其時在沙頭角還有一所匯豐銀行，村內老人家每個月到銀行領取「麻糖錢」，即是今天政府發給老人家的「生果金」，他們領取完後便會買很多喜歡吃的東西，而我嫲嫲最愛吃的食物是燒賣和水果，每次她總會特意留給我吃。

谷埔的街渡

谷埔位處偏僻，街渡是往來谷埔與沙頭角市墟的唯一交通工具。人們在當時乘搭街渡的情景是相當熱鬧。乘搭街渡的人來自不同的沙頭角鄉村，男女老幼，船上坐滿很多人，目的地是沙頭角碼頭。大部分人是去沙頭角投墟，有些人前往市區如上水或聯和墟，有些人去沙頭角上學，沙頭角官立中學是當時唯一的中學，另外有些人則到其他市區上班。每天早上，街渡上每一張面孔都掛著迎接新一天的盼望神情。雖然每個人前往的目的地不同，但到了黃昏的時候，他們都同樣懷着輕鬆的心情返回谷埔村，因為當他們回到了一個遠離煩囂都市、背山面海、綠草如茵的農村家園後，可以暫時忘掉一天工作的煩憂呢！





谷埔的春節

每逢重要佳節，谷埔村內所有婦女都會為家庭應節的事務打點一切。為了預備新鮮的食材及拜神的用品，尤其是每年春節之前，黎明破曉時份，她們已經動身外出，採購所有準備拜祠堂的所有祭物。至於除夕夜十二時正，她們則負責燒炮竹，送舊迎新，客家人叫這個儀式「接雞口」。

過年時，她們會一早劏雞殺鴨，貼門對，準備好一頓豐富的午餐。以前，谷埔村內很多農田都是種禾種穀，但到了我這個年代，這類耕種已經銷聲匿跡了，大部分農田漸漸變成果園或棄耕的荒地，村民便陸陸續續在自己的田園種年桔，這些都是新年的應節水果。

谷埔的春節，祭灶是重要的習俗。嫲嫲會一大早準備好酒肉、糖果、缽粄等祭拜，並在灶前燒香、點燭和放鞭炮，透過送灶神，祈求灶王爺庇佑子孫。除了負責祭祖的準備工作外，嫲嫲更要大費周章辦年貨，更會親手製作客家過年食品，包括：煮扣肉、炆魚肚、製豬肉砵、蒸蘿蔔粄、蒸甜粄、蒸缽粄等，這些都是客家人過年特色的食物。

除夕過年吃飯，客家人也講求不少規矩與禮節。除夕日，村民會吃不同的食材和菜式多寓意吉祥的「團年飯」，年初一，我們則只吃齋菜素食，到了年初二「開年飯」，我們才會吃肉。昔日的農村社會，除了「團年飯」外，「開年飯」是我們在農曆新年第一餐餸菜最豐富的聚餐，所有最好意頭的餸菜都會堆滿整張桌子，因此無論大人與小孩，「開年飯」是大家一年期盼已久的家庭宴會呢！

除了過時過節有雞鴨可吃外，對於小孩來說，春節更是我們最嚮往的日子，因為春節時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燒炮竹、煙花。從前的谷埔，每家每戶在春節時候都準備長長的鞭炮，由除夕深夜開始就響過不停，谷埔原本冷清清的深夜突然熱鬧起來。我還記得當時本村燒那束名叫「十萬頭」的炮竹，響遍整個谷埔老圍。

璀璨明亮的谷埔夜空

谷埔村內不少祖屋門前設置一塊空地，稱為「禾藁」，平時每到入夜，「禾藁」彷如孤獨老人守護村民，一直昂首瞭望寂靜的夜空。但遇上一些節日，村民普遍會三五成群在「禾藁」聚聚，優哉游哉坐著椅子前後搖晃、或聊天、或抽煙、或欣賞繁星。由於遠離市區，少受市區的那種燈光污染，入夜時份，空氣格外清新，谷埔看夜星會令人歎為觀止呢！

在璀璨繁星的背景下，炎熱夏日的谷埔更會聽到青蛙和各類昆蟲奏起「大合奏」，伴隨這場交響曲，數不勝數的螢火蟲在田野間飛舞躍動，時高時低，隨著大自然的「樂章」的節奏飛舞。



暑假回歸大自然

每逢暑假，父親總會帶我們回谷埔住上一至兩個月，當時心情很興奮的。

還記得，夏天如遇到酷熱如火的天氣時，我們會索性與村內調皮的孩子跑到五肚村的溪澗嬉水消暑，因此每到九月開學，我和弟弟們總是曬得黝黑，這些暑假童年愉快的回憶難以磨滅。谷埔的童年時光，每天的活動都是「上山下海」，我們的生活完全融入大自然中，從田野裡，從山上，從海灘上，吸收到大自然第一手知識與野外求生技能，說實話，即使那時我們幾個小孩被扔到孤島上，我們也會懂得透過「上山下海」覓食挨一段日子呢！我們學懂刻苦、堅毅、愛惜大自然，我們學懂游泳、學懂踩單車、學懂划艇、學懂潛水、學懂斬柴、學懂生火、學懂煮飯、這一切一切的技能也是在谷埔這個美好的地方培養出來。

驀然回首，我們三位孫兒現在已經長大了，總算是幹出成就，我們的一切成就也歸功於在天上的嫲嫲葉嬌，衷心感謝嫲嫲對我們的無微照顧和教導，讓我們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我們同時感謝谷埔：我們的老家，一個超級美麗的地方，給予我們在一個和諧、寧靜、與世無爭、良好的生態環境的氛圍下長大。我期望香港人能夠更認識谷埔這個世外桃園，從中學懂更愛惜和保護我們香港的生態環境。有時候，簡單的生活便是幸福快樂，大自然亦是能帶給我們快樂的一種泉源，但我們應該好好珍惜。市區人包括我在內，當工作至筋疲力竭，人生像是迷失的時候，或有一種頓覺空虛感覺的時候，何不嘗試過一過鄉村樸素的生活，之後再去細心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明白當中的意義，這不是一個更好的方法嗎？如有機會，我可讓你們知道更多關於我偉大嫲嫲的事跡。

為紀念我的嫲嫲葉嬌，我特意為她寫下這篇文章與眾人分享，谷埔村勤奮刻苦的女性，實在是非常了不起！

（插畫均由曾孝慈繪）

'We want motor road'
By SIMON BARN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Apr 22, 197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g. 9

'We want motor road'

By SIMON BARNES

Kuk Po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But it is dying a slow death.

When it dies, as it inevitably will, the post-mortem will give strangulation as cause of death.

Two neighbouring villages are already dead. But Kuk Po is not moribund yet.

It just needs a lifeline, a two-mile-long line of black tarmac; a motor road.

Said Kuk Po's village representative, Mr Yeung Sin: "A road would give us all a chance to become prosperous and to educate our children properly."

The village is just across Starling Inlet from Shataukok, a small border town half in Hongkong and half in China.

Kuk Po has two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You can take a boat over to Shataukok. There are two boats that make the trip, both tiny, run privately.

The operators run them when they feel like it, and not at all in foul weather. A two-hour wait on the jetty is part of the pattern of life.

Or you can walk to Luk Keng. It is a glorious walk, along the coast over a steep hill and through broken country. Taking it comfortably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t is a less than glorious experience if you are carrying a load of vegetables for sale, or if you are wearing your best suit, walking to work in a bank.

Now, the villagers are incensed. They feel it is time they are brought up to date, along with the rest of Hongkong.

They are campaigning for their road. Three-foot high letters proclaim from the waterfront: "WE WANT MOTOR ROAD."

They believe the road from Fanling to Luk Keng should be extended their way — for five miles to reach villages farther along the inlet. The present road sweeps down from Luk Keng to Tai Po — by-passing the villages of the inlet.

Vocal campaigner Mr Yeung Shui-leung said: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has done some tremendous work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hey spent a fortune, for example, on the swimming pool complex at Fanling.

"But if they can spend money on recreation, surely





Above: Kuk Po's plea for a lifeline.
Right: The village headmaster poses in front of his school.

they should spend money on something as badly needed as our road."

The problems of isolated Kuk Po do not stop at mere inconvenience. They affect such basic things as care for the sick and education.

Said Mr Yeung: "I am quite certain that people from our village have died in hospital because of the rigours of the journey getting there and the time it takes to get treatment.

"I know for a fact a delay almost killed my nephew. He was aged three when his kidney failed suddenly. There was blood in his urine.

"He was bleeding fast. He was dying. We managed to get him to a clinic on the Chinese side of Shataukok — the people who run the boats will help in emergencies.

"He was given a blood transfusion in Shataukok, but because of the limited facilities we had to take him to hospital back in Kowloon.

"It took three hours to get him to hospital. With a road, that time could have been halved at least."

There is a primary school in Kuk Po, run by headmaster Soong Ah-keung.

He said: "The transport problems mean that children do not always go on to take advantage of free education up to form three. There is no secondary school at Shataukok, that means they must travel to Fanling or Sheung Shui. That's a journey that can easily take two hours."

Mr Soong took his degree in England. But he said: "I was lucky. I stayed with relatives out of the village when I was at secondary school. I do not think I could have coped with studying for my 'A' levels and travelling at the same time. But not everyone has relatives in convenient places."

The problem is worse for the ambitious pupils of Lai Chi Wo — they have only two boats a day, one morning, one at night.

For Fung Hang Village, the situation is even worse — they have to rely on the Kuk Po boats.

Kuk Po village is spread generously around green, fertile land.

Egrets fish disdainfully in the abandoned paddy fields. They have plenty to choose from.

The transport problems make farming less and less profitable. Getting food from Kuk Po to markets — and the best markets are at Fanling and Sheung Shui — is time-consuming and expensive.

Fruit farmer Yeung Hing said: "I would be able to make a much better job of farming if communications are better. Just a dirt road and a lorry are all I want.

"A lot of us here think the future for us farmers in Kuk Po is in fish-farming. But we cannot hope to start the enterprise without a road."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many. For a start, setting up a fish-farm needs a good slice of capital. Mr Yeung is confident that the capital can be raised among the villagers and through outside investment.

But the problems of getting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to the site to build the fish ponds are prohibitive.

Even if the ponds can be built, the problems of transporting live fish to the markets will be insuperable.

Without a road the idea is a non-starter. With a road the village can make a vi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Hongkong economy.

As it is, most people have to travel to work. Mr Cheng Chee-keung works in a bank in Shataukok.

"Some days I can start in plenty of time, and have to wait two hours for the boat. Once you are on the boat, the journey is no big problem. But the boats are so unreliable. One day you get one straight away. Next day, you may have to wait and wait."

Added schoolboy Soong Ming: "My school has warned me that if I am late three more times, I will be expelled."

Other villagers travel to work as labourers for neighbouring farmers because of the problems of working as a farmer in Kuk Po.

The only shop in the village — basically a tuck shop for the schoolchildren — is run by Mr Soong Yuk-ling.

"I have to be away from the shop several hours most days to get supplies in," he said. "A motor road would make my life so much easier."

It is not only people travelling out of Kuk Po who have problems.

The teachers for the Kuk Po primary school come in from other areas. Inevitably, they are often late. Teaching must therefore suffer.

For a Kuk Po villager, a trip to Kowloon is an all-day event. And you must leave town before 3 pm, or you will miss the last boat. It leaves around 5 or 6 pm. You can't be sure, and if you miss it, you are stranded.

The economics of house building at Kuk Po are frightening. Despite that, Mr Y. Ng is still going ahead with his home. Labour and materials are costing him $180,000. The transport cost is $35,000.

It is small wonder the place is dying. Four years ago, the villages and hamlets along the inlet underwent a censu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Kuk Po area, which includes seven other villages, was 1,822.

Village representative Mr Yeung reckons there are 30 per cent fewer people now. Some of the villages have been abandoned.

But Kuk Po will not lie down and die quietly. The villagers know a road will save the beautiful spot and will preserve it not as a quaint fossil of ancient China, but as a viable part of modern Hongkong.

Kuk Po is determined to get some action — and a lifeline of black tarmac. As the campaign swings into operation, a lot of people will be forced to listen to the urgent cry: "WE WANT MOTOR ROA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Further reproduction prohibited without permission.

編按：

爭取公路是幾十年來，影響谷埔大事。隨着約 1959 年鹿頸公路和約 1971 烏蛟騰路開通，谷埔失去沙頭角樞紐的地方。村民出入市區，當時依賴街渡來往沙頭角，而缺乏公路，不方便運輸。

據村民所述，早於 1950 年代，當年研究開通鹿頸公路時，村民亦期待公路可延至谷埔。而 1979 年，政府研究鹿頸公路的走向。同年 6 月 1 日，谷埔村和鳳坑村民成立「促建公路小組」，向新界政務司鍾逸傑提交全村簽名的請願書 (谷埔有 220 人，鳳坑則有 80-90 人)，要求興建公路。報章引述提及教育及醫療的不便，因交通不便，而村內有三成人口因此流失，有被「遺忘」的感覺。

請願後，政府跟村民溝通，因資源所限沒有興建公路。據前啟才學校校長宋亞強所言，政府改善當地的電話網絡。

資料來源：

"We want motor road"(1979年，4月22日)。南華早報，p.9。
"要求築公路"。(1979年，6月2日)。華僑日報，新界版港聞。

LETTER TO EDITOR 村民投稿

《我們要公路！》　　作者：鄭志強

那已是 1979 年的事情了！

一個晚上，晚飯後，我和瑞良如常地來到海堤。
我們坐在岸邊，海風吹拂，令人心曠神怡。
遠處，沙頭角墟的燈光，
倒影在海上，粼粼波光在閃爍。

近岸，濤聲嘩啦，白色的泡沫，
在對岸的燈光影照下，潔白無瑕。
黑夜中，魁梧的梧桐山，依然壯麗。
眼前，一幅梧桐山下的迷人畫圖！

家鄉美麗！
可惜，漁、農已經沒有出路了！
人們不斷地遷出市區、墟鎮，或者移居海外。
家鄉正走向杳無人煙的荒蕪！

遠處的燈光，有固定的樓宇燈光。
也有移動的汽車燈光。

對岸的鄉村，雖然沒有我們村般美麗，
但因為有公路，所以才比我們優勝。

我們忽然來了奇想：**「我們要公路！」**

夜深了！
遠處，燈光依舊；
近岸，濤聲嘩啦。
我們帶着奇想，各自歸家、進入夢鄉。

翌日，我們草擬了中文請願書。
我們隨即展開了家訪谷埔、鳳坑兩村的村民，
征求他們的意見。

同意的村民，即時簽署了請願書。
經過了多個假日的努力，我們走遍了谷埔、
鳳坑村的每家每戶，完成了請願書的簽署。
我們將請願書，連同瑞良的英文譯本，
以掛號信形式，郵寄給大埔理民府。

第二天，我和瑞芳、瑞良兄弟來到海堤。
以白色漆油在海堤上，寫上了：
「理民府先生，我們要公路！」
也以英文寫上了：**「we want motor road !」**

我們以一群谷埔、鳳坑村民的名義，
致函大公報，闡述「我們要公路」的原因。
編輯先生，二話沒說，全文刊登了！
瑞良約了南華早報記者前來谷埔探訪。
探訪當日，外藉記者由鹿頸步行到谷埔，
親自體驗一下交通不便的苦處。

他訪問了瑞良、宋亞強校長和我三人。
由於，他沒有帶來照相機。

於是，我為他影了海堤上的標語，
以及宋亞強校長在啟才學校前留影的照片。

我影了照片後，即時回家，
沖曬出黑白照片，供記者使用。
南華早報以整版的篇幅報導**「我們要公路」**。

自大公報、南華早報報導了我們要公路的消息
後，多家報紙也報導了這消息。

大埔理民官，也從鹿頸步行，來到了谷埔。
由於，他說英語，接待任務自然落在瑞良身上。
理民官表示：他收到了**「我們要公路」**的請願
書，很同情我們我苦況。

Happiness is an access road
Leung-Yeung, Shui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May 7, 197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g. 13

Happiness is an access road

WE are bitterly disappointed by the letter from the District Officer, Taipo, Mr P.E. Johnson (SCM Post, May 2):

While we don't want any sympathy from the Government, we do want some practical help — an access road.

Mr Johnson was talking about the considerable difficulties in building communications in our area. I would like to ask him if the beautiful road in the same area from Shataukok to Taipo via Luk Keng and Wu Kau Tang was any less difficult to build.

If he still thinks yes, then may I ask again if it is difficult to extend Luk Keng Road to Fung Hung and Kuk Po which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Luk Keng (about two miles).

Our neighbouring villages Luk Keng and Nam Chung have about the same population as we have. They had their access road built well over 10 years ago, and now the Government is even considering rebuilding it, while our request for a road is still being ignored. We think this is utterly unfair.

May I now make a small suggestion?

Since we need a road so desperately and do not wish to subject the authorities or Mr Johnson to the difficulties he mentioned,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just a short dirt road fom Luk Keng to Fung Hung and Kuk Po which cars can use (we don't want any cycle paths), and have it covered with tarmac only when Mr Johnson or the Government decide that we indeed deserve a proper motor road?

Looking forward to a reply from Mr Johnson or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SHUI LEUNG-YEUNG
(A Kuk Po villager)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Further reproduction prohibited without permission.

但是，他感到很遺憾，因為政府沒有這筆預算，
所以對我們愛莫能助云云。

官樣文章，天下無敵！
「我們要公路」，
就這樣給政府輕易地扼殺了！

雖然，**「我們要公路」**失敗了！
瑞良卻一舉成名！
政府委任他為區議員。他，拒絕了！

谷埔村民選舉他為村長。
他，接受了，名正言順地為村民服務！

LETTER TO EDITOR 村民投稿

《谷埔，我的故鄉情》

填詞：李源發
曲譜：我的中國心

故鄉常在我夢裡
遊子己經多年未回去
雖隔萬水千山也忘記不了

我的故鄉情
雖然生活在他鄉
時常想起故園情
我的熱血早己經溶入鄉梓
烙上故鄉印

谷埔谷埔
故鄉故鄉
思念故鄉遊子情
無論天涯 無論海角

故鄉在我心
蕭蕭夜裡深
春風吹送遊子的聲音
不管萬水千山也改變不了
我的故鄉情

我的中國心原曲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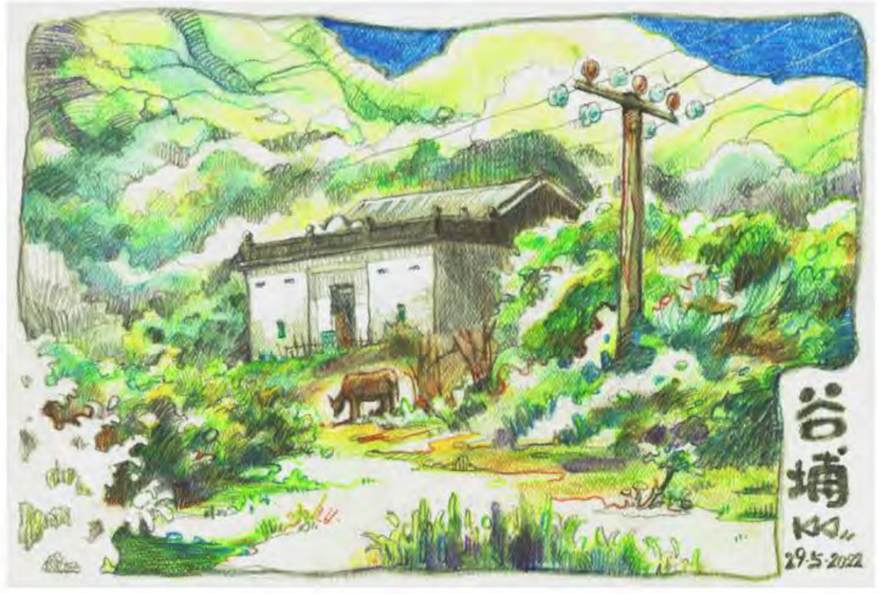
村民李源發居於加拿大溫哥華超過半世紀，仍心繫谷埔。

DRAWING TO EDITOR 畫家投稿

《畫出谷埔》

黃牛、白鶴、綠草，谷埔美景，畫家筆下各有千秋。我們安排寫生團體畫下嘢的 29 位畫家，暢遊谷埔，拜訪古宅、訪問村民，欣賞文物，再用筆觸紀下改變中的谷埔。他們畫風各異，有漫畫、寫實、掃描，反映谷埔所見所聞。

我們精選他們的作品，與大家分享。



▲ 畫家 **Kola**「烈陽，藍天，白雲；過百年歷史的客家村屋背靠茂密的小山，安坐一大片草地上，娓娓道來屬於它悠然自樂的鄉郊時光 ～」



◀ 畫家 **Chris**「當日天公造美，順利去到鹿頸這個遙遠的地方，感謝活動安排，能夠認識這個谷埔的地方，當天看見美麗的紅樹林，立體的雲，遠山近水美不勝收，認識了啟才學校、客家大宅，既可以攝影又可以畫畫，看到綠油油的草及樹，是一個特別的體驗。希望這美麗的地方能夠繼續保存下去，給香港一個美麗的後花園。」



▲ 畫家 **彭啤**「對谷埔最印象深刻就是她的生命力。有山有水有河有牛有魚有樹有蜂有蜜有水草有嫲嫲有乖孫有煙通有瓦頂 ..... 與幻想中鄉村印象完全吻合，最重要所有元素都是『活』的。在谷埔中喜歡的事與物太多，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快樂童年』，回想自己過去最快樂的時光也是有大自然相伴。」



◀ 畫家 **Bo**「谷埔村李氏大宅，是一間仍然有人居住，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客家大宅，樓高兩層，內有多個偏廳和房間，建築設計考慮到原生家庭和下一代的需要，二樓還有一個小陽臺可飽覽田園美景。畫中描繪了李家大廳的佈局，多謝主人家給我們入內參觀和畫畫。」



畫家 **Kennis Lo**「這是間谷埔村內，還有村民居住的客家村屋，是一位婆婆，她還是用木柴燒飯。多謝婆婆分享屋企給我們參觀. 還有導賞團隊安排及解說、友善的村民，都讓我大開眼界，好難得的體驗！當日的天氣真是非常好，藍天、白雲、綠樹。這幅寫生是記錄咗李氏客家村屋的外貌及下午綠油油的田園環境。」





畫家 **Eliza**「啟才學校曾經是谷埔村民讀書的地方，建築物仍保存得很完整，它定必盛載著不少曾在這裡上學的村民的珍貴回憶。不知這類座落鄉郊的「村校」，在香港仍遺下有多少？」

▲ 畫家 **Ellie** 作品





畫家 **SiuRoad**「想不到在這荒野地方，一所村校有著古英式大宅的設計，可以想像當時這地方的繁榮興旺李氏大宅是少數可以完整保留的古建築，經導賞知道橫樑對整個建築的重要，難得是仍然有後人來保育，希望可以一直保留。」

▲ 畫家 **Ming Lee** 作品



畫家 **Fishcan**「伴隨着口述歷史，一步步由鹿頸走到谷埔的客家大宅。九十多歲婆婆仍住在大宅內，我們能進內參觀，還可以沿着木樓梯走上二樓和天台，把百年歷史大屋完全看透，很是難得。大宅保存得十分好，屋頂橫樑仍可清楚看見百子千孫四個字和木雕花，牆上掛著一支香港製造的油燈，門口有一面真銅鏡，還有很有趣的入牆櫃...」我們坐在屋前一大片草地，太陽意外地猛烈，一邊動動筆一邊聽着小牛嚼草聲，寫生新體驗。」

▼



▲ 畫家 **Twinky**「有機會探望李氏客家大宅的主人，九十多歲婆婆，見到她非常健康，臉帶笑容，大宅地點雖然後遠路程，但是今次的可以入內參觀舊式大宅機會不多，而且還可以在內畫畫，雖然我只畫了大宅的外貌，但屋內的裝飾及設計都保留得非常完整，看到舊一代婆婆的生活方式真的跟我們很不同，畫畫時間雖然很短，但影下不少相片留念及可作日後畫畫的題材，感謝今次的安排，謝謝謝 !!!!」

如果有船，我每星期都會返去。

想回五肚水池游水，，
童年回憶。跟村民宋玉錢挖泥塘，
在池中游水，是我最懷念畫面。

無耕田，無咁辛苦，當時開心咗。

出去打工有宿舍，有食有住；
好驚，未見過咁多人，
上司笑我見樹多過見人。

去英國，捱世界打工，賺錢。
而家移民係賣樓去英國，
當時我哋係冇錢去英國。

地係用嚟留俾下一代，不是賣。

上代使命是留住土地，
所以我要復修祖屋，留住老爺的地。

《重聚谷埔：今昔、再延續》團隊

項目負責人　項目統籌　歷史研究 | 作者　項目助理　攝影
陳翔　符士汶　袁智仁　葉穎珊　陳翔　吳文斌　王浩鋒　符士汶

設計
插畫家
曾孝慈　蕭海妍　蔡佩滢　黃貝瀅